

舊街公寓

一條舊街究竟填塞得了多少庸碌的人生？

破敗擁擠的國宅公寓中，
住著一群社會底層的小人物——
有些人只見他人的鄙陋，卻看不見自己的貧瘠，
追逐著芝麻綠豆的小事終其一生；
有些人不滿現況，自怨自艾，不思索問題的根源，
墮入反覆環循人生旋渦之中；
有些人不爭取，不放棄，也不加嘗試，
自然而然在這裏生根而不能自拔。

但是，有些人卻不甘於紊亂與紛雜，
奮力的想從底層翻身；
但是，他們該怎麼做，才能跳脫人生永無止境的循環呢？

創作理念：

人們運用各種標準、原則與偏執形成社會規律，然後不假思索的依循這些規律行進——求學、任職、結婚、待人接物，區辨「男人/女人」、「愛/不愛」、「好人/壞人」、「正常/不正常」等表象事物。然而，在面對包羅萬象的人生際遇中，這些標準、原則與偏執卻也常常帶給人們迷亂、衝突、誤解與紛爭，大家都忘了，最根本的判斷還是來自於「人」，惟有穿透事物表面，返回事物根本，拿出真心坦然面對，才能在紊亂現象、紛雜聲音中跳出，跳出反覆翻轉的人生旋渦。本劇透過主人翁突然擁有「視聽覺超能力」為起始點，拼貼不同的人生圖象，探尋「朦蔽」與「真知」的議題。

劇情大綱：

故事在男同性戀者得不到家人諒解而自殺事件後開始，妹妹秦宇真因兄長之死開始對一切的是非對錯產生疑問，一方面不能諒解剛愎自用的父親，一方面怨懟兄長的情人，一心只想離開所居住的舊街公寓，求得眼不見心不煩。

然而，宇真在莫名情況下突然擁有了視聽覺的超能力，原本已封閉內心的她被迫去“觀聞”鄰居的愛、憎、怨、慾，看盡了精神女子背後的淒慘遭遇、三姑六婆的良善與粗鄙、男歡女愛的聚聚散散，並經歷了一場與有婦之夫若有似無的曖昧情戀，逐漸打開封閉的心扉，最後，她在兄長的戀情中找到了生命的純淨，決定與堅持己見、強忍喪兒之痛的老父進行一場和解。

人物：

秦宇真：28歲，女，網拍 SOHO 族。因父母離異封閉內心，再因同性戀兄長自殺身亡的事件性格丕變，認為兄長的死肇因於父親的不諒解及鄰居的蜚短流長，一心只想完成兄長的遺願搬離舊街公寓。突然擁有了「視聽覺超能力」的她，對充滿父愛的鄰居樊耀民產生愛意，又有感於兄長戀情的澄淨，決心重新審視僅存的父女親情。

秦 父：秦克明，退伍老兵，年約 75。不能接受兒子為同性戀的事實，面對兒子的自殺感到痛徹心扉，一方面堅持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卻又懷疑自己的認知，開始尋找醫生詢問關於同性戀的成因，想重新判斷自己當初的態度是否正確。

樊耀民：38歲，任職於圖書館。充滿父愛的父親，獨自一人照顧 6 歲的兒子。對生活逆來順受，別無所求。

清 仔：耀民之子，6歲，人小鬼大，受父親寵溺而有些嬌縱，非常想念出外工作的母親。

樊 妻：36歲，外派至大陸工作，後來決定回歸家庭。

男 子：秦宇善的情人，冷靜而深沈。

女 友：23歲，上班族，與男朋友同居。

男 友：23歲，上班族，與女朋友同居。

A 先生：本姓葉，36歲科技男，單身沒女友，常看 A 片洩慾。

葉太太：A 先生之母，經常與三姑六婆說長道短。

李太太：舊街公寓居民，經常與三姑六婆說長道短。

梁太太：對鄰居過於熱心，一張嘴守不住祕密，經常與三姑六婆說長道短。

胡小姐：47歲，精神不太穩定。住處被兒子抵押，遭法拍。

工人 1。

工人 2。

男醫生。

女醫生。

護士 1。

護士 2。

護士 3。

仙姑。

信徒。

幼時宇真。

幼時宇善。

劈腿女子。

醫護 1。

醫護 2。

行人。

分場大綱：

第一場

樊耀民父子搬入樂群三街 3 號 2 樓公寓。

宇真與父親起了言語衝突後發現自己突然擁有「視聽超能力」。

第二場

「視聽超能力」帶給宇真心靈與生活的紊亂與不安。

第三場

不諳醫院系統的秦父向精神科醫師詢問同性戀資訊，造成雙方誤解。

宇真求助廟宇卻得不到「視聽超能力」的原因，又因此能力而進一步了解樊耀民。

第四場

宇真與兄長之情人為該戀情產生爭論。

自我封閉的宇真具「視聽超能力」之後，開始與鄰居產生互動。

第五場

秦父詢問內分泌科醫師同性戀事宜，未果。

宇真替耀民哄騙清仔，兩人關係更進一步。

第六場

「視聽超能力」使耀民在不知不覺中參與了宇真的生活，兩人之間產生曖昧情愫。

第七場

耀民送宇真手鍊。

鄰居胡小姐的公寓遭查封。

第八場

宇真在經歷一些事件與對談後，決定與父親面對面好好談論兄長自殺之事，秦父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兩方雖然達成和諧共識，卻也讓宇真了解父母離異的真正事由。

此時，梁太太報警處理在小公園遊盪的胡小姐，而樊太太也突然出現。

第九場

神經內科醫師向秦父說明同性戀的成因，秦父驚覺自己對兒子不當的態度，並與兒子之情人、宇真達成和解。

耀民企圖向宇真說明三人之間的情形，宇真亦與夫妻兩人畫清關係。

第十場

宇真搬離樂群三街 5 號 2 樓，並得到耀民的祝福；此時，胡小姐也得到安置。

尾聲

宇真與父親回到小公園散步，往事已矣，父女兩人經歷這些過程後彼此互相包容與了解。

樂群三街舊街公寓居住示意圖

↓	3 號 4 樓 (家暴夫妻)	5 號 4 樓 (李太太)	7 號 4 樓 (外籍媳婦之家)
虛景	3 號 3 樓 (一般小家庭)	5 號 3 樓 (獨居老人)	7 號 3 樓 (麻將男)
↑	3 號 2 樓 樊家	5 號 2 樓 秦家	7 號 2 樓 同居男女
↓	3 號 1 樓 梁太太	5 號 1 樓 胡小姐	7 號 1 樓 葉家
實景			
↑			

第一場

場景：舊街公寓

時間：天氣昏暗的下午

【音樂】

【宇善日記投影於薄幕上：

3月26日，晴。

聽覺在這世界上似乎喪失了作用，這個社會犯了一種叫作「失聰」的病。一整天拚命的說話，卻好像沒有一個人可以聽得見，我不斷的重覆、重覆、重覆說著相同的話，但是，他們聽到的，永遠是他們自己的話語。

【幕啟】

【舞台上畫分出樂群三街3號1樓、3號2樓、5號1樓、5號2樓、7號1樓、7號2樓及小公園不同的表演區。

3號2樓窗口放著大大的”吉居出租”。

3號、5號、7號的1樓各自擺著不同的款式的沙發。

5號2樓擺放書桌，桌上有筆記型電腦。

7號2樓擺放一張床。

每一戶都有象徵窗戶的框框。

呈現出擁擠的小公寓景象。

公寓前小公園中有著草地、情人椅、鞦韆及路燈

兩名搬家工人正忙著搬運家俱。

秦宇真坐在情人椅發怔，一名清秀男子站在燈旁，背對觀眾。】

【一對小情侶摟摟抱抱的正要上樓，一名搬家工人背上扛著沈重的傢俱也正要上樓，小情侶在樓梯間停下。女友靠著壁，男友輕捏她的鼻子，沈浸在兩人世界，完全沒有注意到搬家工人的存在】

工人2：(台語)卡緊吶，看這天氣緊嘸就要下雨了。

【工人扛著傢俱正要上樓，男女朋友正好擋在樓梯中】

工人1：喂！讓一下，讓一下。(放下傢俱)幹！耳聾喔(想衝過去打人)。

工人2：(台語)你做啥？

工人1：你看啦！(指向小情侶)

工人2：(台灣國語)ㄟ....ㄟ，不好意思，你們兩個讓我們過去再來親親厚，拜託啦。

男友：你們在搬家喔，不好意思。

女友：(害羞嬌嗔的打了男朋友一下)不好意思喔，你們要搬到哪裏呀？

宇真：(對男子)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你的，你可以走了。

男子：(不動，不語)

工人2：(看地址)樂群三街3號2樓啦。

【男子默默離開，宇真無動於衷，兩人視線始終沒有交集】

女友：3號，這是裏7號呀，3號在那裏。

工人2：是喔，對不起，對不起，你們繼續親，剛剛親到哪裏.....

工人1：快要親到鼻子了啦。

工人2：靠夭，3和7都分不清楚，親到哪裏就看那麼清楚，走啦。

工人1：我是數學不好，又不是視力不好。

工人2：(台語)白癡，走啦。

【清仔玩遙控飛機上場，樊耀民在後面追】

【小情侶上樓，下場】

【工人來回搬傢俱到3號2樓，差點撞上剛上場的胡小姐】

胡：要死了，(心疼的緊抱懷中的絨毛玩具狗)小金童，小乖乖，不要怕，不要怕，他們再這麼壞壞，你就去咬他，乖。

【胡小姐走進5號1樓，下場】

工人1：靠夭，住這裏的人怎麼都怪怪的。

【秦宇真在公寓前看著5號2樓嘆氣發呆】

耀民：清仔，馬路危險，不要玩了。

宇真：(遙控車撞到腳)沒長眼睛啊！

清仔：笨蛋。

宇真：(生氣)你....

耀民：對不起！起不起！清仔，道歉。

清仔：(扮鬼臉)對不起。

【清仔跑上樓，下場】

【3號1樓的梁太在窗口張望，出門】

耀民：(尷尬的)不好意思.....

工人2：樊先生，這個(指著骨灰甕)要放哪裏？

耀民：這.....

梁太：(客家口音)樊先生，搬來囉？

耀民：是，您是？

梁太：我是住你樓下的，叫我梁媽媽就好了。

耀民：哦，是，梁媽媽。

梁太：都是鄰居了，不用這麼客氣啦！

耀民：(陪笑的)是，是。

【工人2看樊先生沒空，先搬其他傢俱】

宇真：(轉身就想上樓)

梁太：宇真喔，哎喲，你沒有看到我啲！

宇真：(勉強一笑)

梁太：樊先生，我給你介紹，她是住在5號2樓的秦宇真，用電腦在賣東西的，很奇怪的職業厚。

耀民：網拍嗎？不會啦...，現在很流行。

【宇真不理會二人，上樓，進入房間，打開電腦工作，一回兒又開抽屜小心翼翼地拿出日記本仔細翻閱，為獨立的表演區】

工人 2：（抱著骨灰甕）不要意思，樊先生，這個要放哪裏？

耀民：放臥室就好。

工人 2：喔。（轉身上樓）

梁太：那是.....樊太太喔？

耀民：不是，是我父親。

梁太：喔！粉抱歉！樊太太怎麼沒有來？

耀民：（支吾）她.....過一陣子才會來吧（不肯定的）。

梁太：（懷疑的）喔，這樣喔。

工人：樊先生，都好囉，你上去看看。

耀民：謝謝。

【耀民走上 3 號 2 樓，進房間取下”吉屋出租”的牌子，查看傢俱擺設情形，工人已把一張床、一個小櫃子放在房內】

【梁太收衣服】

梁太：（喃喃自語）這天氣怎麼說變就變，才一回工夫天就這麼黑，這些衣服要收一收了。

【樊耀民下樓付工人尾款，工人下場】

梁太：搬好囉？

耀民：是呀。

梁太：你搬來這裏就對了，我們這裏很好的，要是有什麼問題就來找我，我住在這裏都三十幾年了，沒有什麼事我不知道的。

耀民：好的。

梁太：這裏很不錯的，你看，那邊 7 號 1 樓葉太太的兒子呀，在電腦公司上班吶，36 歲了沒交過女朋友喔，可能是看太多 A 片了啦，可憐喔！不像他們樓上那個，二樓那一間呀，才 23 歲就同居，現在年輕人喔.....。對了，你要是看到 5 號 1 樓那個胡小姐，抱著狗娃娃叫”金童”、”金童”的不要害怕，她是有點（比精神病的手勢），可是她人很好，不會傷害人，也不會干擾鄰居。（看到耀民臉色微變，想說些好話）其實這裏的人，都很好相處的啦，我們樓上 4 樓的那對夫妻呀，雖然每天吵架、打架，打了幾十年還不是做夫妻做到現在？除了 7 號 3 樓常常打麻將比較吵，其他都還不錯啦。

耀民：這些.....房東太太都沒有跟我講。

梁太：哎喲！你放心啦，我們這裏長大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你剛剛看到的那個呀，宇真呀，他們兄妹兩個從小就很乖喲！很有禮貌耶！只是他們爸媽離婚以後宇真就不太愛講話，看到人都愛理不理的，他哥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壓低聲音）變成同性戀，可憐喔，半年前自殺死了。

耀民：啊？

梁太：其實他們都是好人啦，很善良的人啦！還有那個 5 號 4 樓的....

耀民：梁媽媽，我得要上去看看清仔了。

梁太：對，對，對，讓一個小孩子在家不好，快去快去。

【耀民上樓，下場】

梁太：可憐喔，又一個單親爸爸。哎喲！這天氣……（收衣服）

【秦父上場，站在宇真房門口】

秦父：（外省口音）回來啦。

宇真：（無回應）

秦父：妳又去了？

宇真：今天有颱風，我給哥送雨衣。

秦父：你哥哪裏還需要你送雨傘？

宇真：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你有事快說，不然我要工作了。

秦父：哼！工作！每天坐在電腦前，能做出什麼工作！

宇真：是你出去？還是我出去？

秦父：你張媽媽打電話過來，說有一個不錯的，要讓你見見。

宇真：（不耐的）

秦父：（拿出照片）先看看照片也好，如果長得不好，也不用跑一趟了，你小嬸很細心的，上次你說那個李先生太白，這次這個王先生人長得黑黑的……

宇真：爸，我不是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了嗎？

秦父：（迴避話題）我是說，人長得黑也好，看起來身體壯些……

宇真：（提高聲量）爸！你要我說幾次才夠？

秦父：真真，爸爸只是希望……

宇真：我不想再聽到你的”希望”了。

【閃電】

梁太：哎喲！嚇死人了。（帶著衣服進門，下場）

秦父：你不喜歡黑的沒關係，我叫你小嬸再……

宇真：爸，我現在除了賺錢買房子，搬離這個鬼地方之外，其他的事情我統統不想，不要，也不願意，你聽懂了嗎？

秦父：妳都已經 28 歲了，再不結婚就沒人要了。

宇真：我無所謂。

秦父：妳該不是和你哥哥一樣……

宇真：同性戀嗎？

秦父：（氣結）我不管妳妳妳是什麼戀，妳就是要給我結婚，生孩子，我們秦家的香煙現在都在你身上了。

宇真：你只在意秦家的香煙，爲了你的秦家香煙，哥都被你逼死了，現在，你又要逼我了吗？你要逼死我才甘心嗎？

秦父：妳哥哥是他咎由自取，一個大男人和別的男人勾三搭四，不要臉，死了好，活著丟我們秦家的臉，你不要學你哥哥，好好找一個男人嫁了……

【打雷】

宇真：你就是這樣，永遠聽不進我和哥講的話，哥會這樣也不是他願意的，他也很努力的想和你溝通，你都忘了嗎？就算你不接受，他還是你的兒子呀！

秦父：以前的事，我都忘了。

【閃電】

宇真：你忘了，我永遠都忘不了，他在躺在床上，床上都是血，那都是從他手上流出來的血，他看到我，用那隻握過刀的手緊緊抓著我，對我說：妹，你要幸福，孝順爸爸，好好過自己的人生。……爸，那哥的人生呢？誰來替他過？

秦父：（哽咽）妳要是真的沒有忘記他，你就代替他過”正常”的人生，結婚、生子，行他沒有做到的孝道。

宇真：你放心，哥一直以來都希望買一間新房子，全家人搬過去，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我會代替他完成這個夢想的，這就是我們要對你盡的孝道，謝謝你，給了我們這個身軀，讓我們知道什麼叫作痛苦；謝謝你，給我們這個破碎的家，讓我們兄妹兩知道相知相惜是多麼不容易。

秦父：妳就有這麼恨我？

【打雷】

宇真：我不知道，以前我不恨你，儘管妳把媽媽趕出去，我還是希望你能聽我說說話，爲我講故事，幫我擦眼淚，只是，這些你都沒有做，是哥哥幫你做了，這個世界上最疼愛我的人因爲你自殺了，我不知道要怎麼樣才可以不怨恨你！

秦父：妳恨我也沒有關係，我只是做了我認爲對的事情，我年紀大了，要活也沒有幾年了，妳要找個人嫁了，我走了以後妳才不會孤單呀！

宇真：你沒那麼容易死，你放心，我會奉養你，連哥的那一份一起。

秦父：孩子，爲什麼爸爸的話你一句都聽不進去？

宇真：你又什麼時候聽過我說話了？

秦父：好，你想說什麼，你說。

宇真：我·不·要·結·婚。

秦父：真真！

宇真：我已經存到頭期款了，很快我們就會有新房子，不用再住在這個蜚短流長的舊街公寓了。

秦父：真真，你變太多了，你以前多乖巧、多聽話，現在……

【閃電、雷聲大作】

宇真：我變成怎麼樣有差別嗎？在這個世界上不管怎麼做都會錯，到底要怎麼樣才叫對？你教育你的兒子沒有錯，哥追求他的真愛沒有錯，我想買房子孝敬你又有錯嗎？我們都沒有錯，那你告訴我，到底錯在哪裏？爲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如果我永遠都乖巧、聽話，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了嗎？

秦父：（疲憊）妳大了，自己好好想一想。（下）

【男女朋友依次進房躺在床上，蓋上被子】

【清仔衝進房間，穿著趴趴熊的內褲在床上又蹦又跳】

【宇真靠窗望向天空】

宇真：哥，你在嗎？我真的沒有辦法原諒他，如果不是他，媽不會走，你也不會選擇離開我們，你告訴我，我該怎麼“孝順”，我只要一看到他，就會想起你的臉，哥，你可不可以像以前一樣，聽我說心事、開導我、告訴我該怎麼做，我好想你，好想聽你的聲音，好想你告訴我該怎麼辦才好。哥？哥？哥？你回答我呀，你怎麼不說話？

【耀民到房間制止清仔，讓清仔躺在床上後離開】

【閃電刺痛宇真雙眼，雷聲震痛耳膜】

【清仔又起來，在床上跳】

清仔：（跌下床）哎喲！

宇真：（清楚看到隔壁影像）小心！

耀民：（衝進房）清仔。

宇真：（耀民的聲音如在耳旁）你們小心一點！

耀民：（對隔壁的宇真渾然不覺）清仔，有受傷嗎？我看看。

宇真：你們.....牆呢？牆到哪去了？（撫摸牆壁）牆壁怎麼不見了？有牆？怎麼會？

【男友翻動被子，向女朋友求歡，宇真聽到聲音嚇一跳，轉身亦清楚看見隔壁情景，男女朋友對宇真也渾然不覺】

【以下對話在三個空間同時進行】

清仔：（大哭）好痛，好痛。

耀民：清仔乖，不哭不哭。

宇真：（驚恐）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女朋友：不要啦.....

清仔：我要媽媽。

男友：一下就好了啦！

宇真：（向耀民父子）你們，你們沒有看到嗎？

耀民：爸爸秀。

女友：你每次都是一下就好了。

宇真：（向男女朋友）你們都沒有看到嗎？

清仔：（哭）媽媽，媽媽....

男友：那今天來兩下！

宇真：（大聲）你們都沒有人看到我嗎？

耀民：清仔不哭，清仔乖。

女友：走開啦，今天很累，你很煩耶！

宇真：（瑟縮在一角）怎麼會這樣？

耀民：（哼搖籃曲）

男友：（拉開被子）妳是怎樣？

女友：這麼大聲幹什麼？鄰居會聽見啦！

男友：（壓低聲音）我哪有每次都一下而已？

宇真：哥，是你嗎？

女友：神經病呀，睡覺啦。

【男女朋友蓋上被子睡覺】

【清仔在耀民懷中睡著，耀民抱他上床】

宇真：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隔壁……怎麼會那麼清楚？我怎麼了？牆還在呀，可是……他們卻看不到我。哥，你在哪裏？你是不是有話想告訴我什麼？你爲什麼不直對我說，你這樣，我會害怕。

【宇真迅速逃離房間，下樓，打赤腳淋著雨顫抖的跑到小公園，撐雨傘的行人經過，怪異的看著她】

【宇真不知所措的拿出手機】

宇真：（喃喃自語）哥，你不要不說話，你告訴我，告訴我……

宇真：（撥下快速鍵）喂。

幕內聲：你好。

宇真：我要找秦宇善。

幕內聲：又是秦宇善，你要找幾次秦宇善。

宇真：麻煩你請他聽電話。

幕內聲：我知道妳，跟你講多少次了，這不是秦宇善的電話。

宇真：（情緒失控）這是秦宇善的電話，他爲什麼都不跟我講話。

幕內聲：你再繼續電話騷擾，我就告你！神經病（掛斷）！

宇真：（把電話放在胸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撥手機）

幕內聲：嘟---嘟---嘟，您撥的電話目前沒有回應。

宇真：哥，你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你要躲起來，你出來！（崩潰）

【雷電依舊大作，宇真瑟縮身子捂住雙耳】

【燈暗】

~~~~~第一場 終~~~~~

## 第二場

宇真旁白：自從那天以後，我擁有了超能力，但是，也從那天以後，我就沒再好好的睡過覺，好好的休息過，那是我人生夢魘的開始……

**【襯底音效：人聲鼎沸，吵雜不已】**

**【宇真遊走在各種景象：一位女子坐在馬桶小解、僅著內褲的男子在鏡前搔首弄姿、醉酒家暴的丈夫與挨揍的妻子、獨居老人哭嚎……】**

**【宇真在紛亂的影象及聲音中奔跑、躲避、喘息、驚叫，直到摔倒在地】**

【影象消失，雜音消失】

宇真：走開，走開，我不想再看，不想再聽了，爲什麼我要看這些，哥，我不要，哥！

【燈暗】

【燈亮】

【鳥鳴、抽水馬桶、咳嗽、打呼、麻將音效】

【小學生、計程車司機、莽漢依序下樓，下場】

【宇真趴在桌上睡不安穩】

【梁太、李太、葉太坐在葉家門口撿菜閒聊】

梁太：(跳起來) 4 樓的，澆花就澆花，每次都把水往下倒，有點公德心好不好。

葉太：還不是他家那媳婦，那個外籍新娘呀，一點規矩都沒有。

李太：找時間跟他們說說。

葉太：說啦，怎麼沒說，講不聽呀，衣服晒在這呀，乾的都變溼的。

梁太：她不是講不聽，是聽不懂。

葉太：聽不懂就要學嘛！

【耀民帶著清仔下樓，經過三人】

耀民：早。

葉太：早。

李太：早。

梁太：起這麼早。

耀民：清仔，說早。

清仔：(視而不見逕自走過)

耀民：清仔(拉住清仔的手)

葉太：(虛假的)好可愛的小朋友，你們剛搬來的是嗎？

耀民：是...

梁太：租王太的房子就是他們，現在住在我樓上。

李太：這麼早要去哪呀？

耀民：帶孩子出去走走。

李太：真是好爸爸。

葉太：一個大男人帶孩子不容易，有什麼需要儘管說，不要客氣。

耀民：沒有，沒有...謝謝。

梁太：你叫樊太太早點回來呀，小孩不能沒有媽媽。

耀民：再看看，再看看。

清仔：爸，走了啦。

耀民：我們走了，再見。

三人：好走，好走。

【耀民、清仔下場】

【宇真焦躁的反覆坐起、躺下】

梁太：我就說吧，他不是死了老婆，就是離婚。

葉太：你怎麼知道呀？

梁太：你沒看到他的表情，一提到太太就.....哎喲！很可憐的樣子，嘖嘖，應該是老婆跟人跑了吧。

李太：不會那麼巧吧，那不就和老秦一樣？

梁太：怎麼不跑，那樊先生在圖書館裏工作，一個月大概只有兩萬多塊！聽王太太說他太太嫌他賺得少，跑到大陸去工作了。

葉太：（笑）難怪他會到我們這租房子。

李太：怎麼？我們這的風水是專門跑老婆的？

梁太：那你和你老公還好得很吶。

葉太：呸，梁先生才是不能一天沒有你喲。

李太：老婆！老婆！（模仿梁先生）

梁太：嫉忌呀，叫你們老公好好學一學。

李太：我們才沒有那麼沒水準咧！

**【宇真忍無可忍走到窗邊】**

宇真：（大喊）麻煩你們聲音小一點好不好？

梁太：宇真呀，吵到你啦？對不起，對不起。

葉太：（刻意的）哎喲，都“9”點鐘了，我得回去洗衣服了，下次再聊。

**【葉太進家門，下場】**

**【梁太、李太各自散去，進家門】**

**【宇真看看左右隔壁皆無人，鬆了一口氣，秦父上】**

秦父：真真。

宇真：（不耐的）

秦父：（想找話說，卻找不到關心的話）

宇真：你想說什麼？

秦父：昨天又沒睡覺啦？妳要小心身體呀！每天坐在電腦前會生病的，網路上沒什麼好東西，有時間去做點像樣的事情，你看人家李太太的女兒....

宇真：你一大早就來數落我這些？

秦父：不是，上次.....妳說的話，爸爸想了很久。

宇真：什麼話？

秦父：以前.....可能我真的太忽略你們了。妳媽媽離開的時候，妳還那麼小，你哥哥也只比你大四歲，我沒辦法，只好提早退伍，我當了一輩子的兵，還沒有跟我自己的孩子好好相處過，我心理只有一個願望，就是要把你們教養成人，成為社會國家有用的人，也不枉我吃了國家一輩子的俸祿。可能.....妳說的對，我沒有想過你們想要什麼。

宇真：現在還說這些做什麼？我已經長大了，不再是那個需要黏著爸爸的小女孩，哥也已經走了，再講這些有什麼用。

秦父：這個（舉起存簿）你拿去。

宇真：（取過一看）這不是你的終生俸嗎？

秦父：本來要給你哥娶老婆用的，現在，你拿去買房子吧。

宇真：你留著吧，我不要你的錢。

秦父：真真，這是現在我唯一可以給妳的了。

宇真：你真的知道我們需要什麼嗎？小時候我和哥要的很簡單，希望你能陪我們說說話、玩遊戲，有的時候給我們糖、哄一哄我們，可是，當我們像一個孩子撒嬌時，都會挨你的罵，被你說沒長進，沒出息。我和哥努力的聽你的話，有一天你能抱抱我們，摸摸我們的頭說”好乖”，哥到死都沒有等到這一天，現在，我對你已經沒有什麼期待了。

秦父：（惱）妳說，我這個做父親的哪一點對不起你們，就為沒有糖，沒有得玩，沒有奉承你們，我就犯了天大的錯？

宇真：看吧，你永遠不會懂。

秦父：（把存簿摔在桌上）我很快就會進棺材了，如果你要搬離這裏才會正正經經的過日子，我成全妳，做子女的做到像你們這樣，是我上輩子造的孽。

宇真：我不拿，那是你的錢。

秦父：不用我的錢，靠妳每天遊手好閒的，哪一天才買得起房子？

宇真：第一、我沒有遊手好閒，我很認真的在做網拍，而且，我做得還不錯；第二，頭期款我已經存到了，以後貸款我一定會付的。

秦父：哼，貸款，那是銀行的花招，專門騙你們這些毛沒長全的奶娃娃，你懂什麼社會險惡，當年共匪也是裝成老百姓，說變臉就變臉.....

宇真：現在都已經小三通、世界村了，沒有人再共匪來共匪去的了。

秦父：是呀，這世界都反了，共匪都變成世界村了，都反了。

宇真：現在的社會你不懂。

秦父：我是不懂，我老了，我只希望我的孩子正正當當、規規律律的過日子。我對你哥是恨鐵不成剛，正途不走，去走那邪門歪道，妳不要和你哥一樣，找一份像樣的工作來做，不要每天遊手好閒的。

#### 【隔壁女友忿忿進房，男友緊跟進】

男朋友：你這是怎樣？

女朋友：我怎樣？

#### 【宇真受到干擾，難以忍耐】

宇真：怎麼又來了！

秦父：你看看你這是什麼態度！

男友：在我朋友面前不給我面子，是怎樣？

女友：面子，你是說謊露餡了才沒有面子吧。

秦父：我一個人把妳和妳哥拉拔長大不容易呀！

男友：我是說謊，那是因為你只會亂吃醋。

女友：誰知道是我亂吃醋還是你在亂搞。

秦父：吃的、用的、穿的、哪一樣少過你們？

男友：你每天捕風捉影的累不累呀，你搞得我壓力很大你知不知道？

女友：（哭）你是怪我囉？你和別的女生約會，你還怪我？

秦父：送你們上學，拜託鄰居照顧你們吃飯。

**【字抱住頭，不想再聽也不想再看】**

男友：我就不能有其他的普通朋友嗎？

女友：你們沒一腿才怪咧。

秦父：和妳講道理你就這個樣子。

男友：你.....（作要打狀）

秦父：我是做得不好，但是，我已經盡力了，其實我對你們...（聲音糊在隔壁干擾下糲糊）

女友：你打呀！你打呀！你敢打我？你去死（朝男友丟東西）

宇真：（突然可以看見隔壁景像，看見東西朝自己的方向過來）啊！你們讓我安靜一下可不可以！

男友：（惱羞成怒）你瘋了，你不要逼我，我要是劈腿都是你逼的。

**【男友離開，下樓，下場】**

**【女友哭鬧】**

秦父：（虛弱的）一個大男人照顧孩子沒有你想像的容易。

**【女友哭罵著追去，下樓，下場】**

宇真：我好累，我不想再和討論這些事了。

秦父：有一天妳會知道的。（存簿與印章放在桌上，下）

**【薄幕降】**

**【宇善日記投影在薄幕：**

3月29日。

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孤單在我體內渲染，雖然，家人依舊關心我，朋友依然圍繞在我身邊，但是，孤單依然漲痛著我的身體，像是有一股力量要把我吸進孤獨的黑洞，我知道，那是一種身心俱疲、毫無希望的狀態，我用力笑著，用力的開心，笑給大家看，開心給大家看，然後，沈澱更多的孤寂給可怕的夜。】

~~~~~第二場 終~~~~~

第三場

【薄幕前】

【仙姑閉著雙眼，口中唸唸有詞，宇真在等她的回答】

仙姑：你煞到陰了。

宇真：你看見了？

仙姑：一個小男孩，你有拿掉小孩厚？

宇真：沒有呀。

仙姑：不是，是一個男人。

宇真：臉白白戴眼鏡的嗎？

仙姑：對。

宇真：我可以跟他講話嗎？

仙姑：不可，不可。

宇真：那我可以看見他嗎？

仙姑：不可，不可。妳要去找壇主辦一場公德，捐獻一些錢才能化解這個冤親債主喔，否則，你命會不保喔。

宇真：可是….

仙姑：下一位。

【信徒上場，宇真欲言又止不肯離去】

仙姑：你煞到陰了。

信徒：（驚恐的）真的喔？

仙姑：看到好幾個喔，你有拿掉小孩厚。

信徒：有。

仙姑：三個？

信徒：兩個。

仙姑：對，兩個，一個兩歲了。

信徒：對對。

仙姑：一個五歲。

信徒：我才剛拿掉啲。

仙姑：祂攏會變化的。妳要去找壇主辦一場公德，捐獻一些錢才能化解這個冤親債主喔，否則，你命會不保喔。

信徒：是，是。（下場）

仙姑：下一位。

【宇真失望，下場】

【燈暗】

【燈亮】

【白袍女醫師坐著，手拿病歷發】

女醫：秦克明先生請進。

秦父：（侷促不安的上場）

女醫：老伯，這邊坐。

秦父：（不安的坐下）

女醫：第一次看精神科嗎？

秦父：是，（只想立即切入主題）醫師，我是想問.....（說不出口）

女醫：你先不要緊張，放輕鬆。

秦父：是。

女醫：最近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秦父：呃.....我血壓有點高，心率不整，早上起床的時候膝蓋很痛，還有最近小便的時候也有點痛，尿尿滴滴答答的（發現醫師神色微變），嗯.....晚上都睡不著。

女醫：嗯，失眠。（在病歷寫字）多久了？

秦父：半年了，9月29號我兒子的生日.....

女醫：我是說失眠多久了？

秦父：失眠？我沒有失眠。

女醫：你剛才說9月29日是誰的生日....

秦父：我兒子。

女醫：你兒子現在在哪呢？

秦父：葬在第六號公墓。

女醫：什麼時候死的？

秦父：9月29號。

女醫：那不是他生日嗎？

秦父：也是他的祭日。

女醫：老年喪子（寫病歷）。

秦父：醫師，我是想問.....（含糊）同性戀的事情。

女醫：什麼？

秦父：同性戀。

女醫：（故作鎮定）你的意思是.....

秦父：你是醫生，你專業，你說的話我才相信，你告訴我，同性戀是不是因為心理有病？譬如說小時候就沒有媽媽，或著太害羞不敢交女朋友....

女醫：（意有所指的）老伯，這問題困擾”你”很久了，是嗎？

秦父：我每天都在想，就是想不透，上輩子是造了什麼孽。

女醫：（委婉的）遇到這種事情就是要面對，剛才您說您有個兒子，那麼你已經結婚囉？

秦父：（點頭）醫師，那是....因為心理有病嗎？

女醫：也不完全是，同性戀與賀爾蒙有關。

秦父：賀什麼？我要去哪裏找他？

女醫：賀爾蒙是人體的一種物質。

秦父：（不懂的）我要去找這個賀什麼的。

女醫：老伯，我覺得你的問題不只是生理的，心裏的壓力也要去面對，你先把這張憂鬱症的量表填一填，說不定對你的情形會有幫助。

秦父：（接過表格，茫然的）填這個就可以找到賀什麼爾什麼的？

女醫師：（安撫的）老伯不要急，先把表格填一填，不管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的，你放心。

【秦父茫然的拿表格走到診間門口，護士正好進來】

秦父：小姐，填這個表格就可以去看賀什麼爾什麼的了嗎？

護士：賀什麼爾什麼？喔，賀爾蒙喔。

秦父：對，對，賀爾蒙。

護士：這裏是精神科喔，沒有在看賀爾蒙的喔！

秦父：要去哪裏才能看？

護士：應該是掛新陳代謝內分泌的門診吧！

秦父：謝謝。（把表格交給護士，匆匆下場）

醫師：他去哪？

護士：不知道耶，他好像是賀爾蒙有問題。

女醫：嘖嘖，都這把年紀了，好可憐。

護士：他怎麼了？

女醫：（壓低聲音）同性戀。

【燈暗】

【醫生、護士下場】

【幕啟。公寓舊街。燈火通明，每一戶的燈光都不太一樣，顯得紊亂紛雜】

【宇真站在前台，背對觀眾，看著舊街公寓】

【汽車、醉酒叫罵、哭喊、廣告等吵雜音效】

【男女朋友端莊的上樓，進房後變成蕩婦與野獸】

【胡小姐用剪刀刺絨毛狗娃娃】

【A男抱著充氣娃娃磨蹭，葉太太出來打他，A男哭得像小男孩】

【梁太太穿半截韻律衣拍打全身肥肉】

【男女朋友鑽進被子，關燈】

【葉家關燈，下場】

【梁太關燈，下場】

宇真（旁白）：我的世界被迫與其他人的生命糾纏交雜在一起，我所認定”非如此不可”的事情，放在眾人瑣碎的生活當中顯得渺小與可笑……

【宇真轉身面對觀眾，依序將墨鏡、耳塞拿下用力的丟在地上，轉身面對公寓】

【耀民揹著清仔上場，上樓，開燈，進房】

【宇真拖著沈重的步伐上樓，開燈，進房】

【耀民坐在床畔輕拍清仔，耀民躡手躡腳離開床邊

宇真開電腦上網，卻不斷受父子對話干擾】

清仔：爸。

耀民：醒啦？

清仔：媽媽爲什麼都沒有回來？她忘記我生日了。（哭）

耀民：（從床下拿出禮物）媽媽沒有忘記，你看。

清仔：（看了一眼後繼續生氣）

耀民：你看，媽媽給你的。

清仔：你又騙我，那是你買的。

耀民：（心虛的）真的是媽媽買給你的。

清仔：媽媽在大陸耶，這是玩具反斗城的耶，大陸又沒玩具反斗城。

耀民：（欺騙的）傻瓜，大陸也有玩具反斗城。

清仔：我看，仔細看包裝（丟在地上），（忍住哭）爸爸又騙人。

耀民：爸爸不會騙你。

清仔：包裝上是繁體字，又不是簡體字。

耀民：（欺騙的）玩具反斗城是台灣的嘛，到大陸開的分店也是用一樣的包裝紙呀，你不信自己打電話給媽媽。

清仔：我要媽媽自己跟我講。

耀民：好哇，你等一下。（拿出手機假裝播號）喂，媽媽呀，清仔拿到禮物了，（清仔在一旁搶手機，耀民一直不給他）你說多好笑，他不相信那是你買給他的，什麼？你在忙呀？好好好，你忙你忙，晚點再打給你喔！好，我知道....

清仔：（搶過手機）媽.....（發現電話根本沒通，眼眶一紅）你都騙我。

耀民：（演戲的）媽媽怎麼掛斷了咧！真是的，清仔，沒關係，我們明天再打給媽媽。

清仔：媽媽不要我們了對不對？

耀民：不要胡說，媽媽工作忙，忙完了就會打電話回家。

清仔：那爲什麼她連我的生日都忘記了？

耀民：清仔乖，爸爸要講幾遍你才會相信？媽媽沒有忘記你的生日，你睡一覺，爸爸保證，明天早上媽媽就會打電話回來囉！

清仔：我要等媽媽打電話過來再睡覺。

耀民：你忘記媽媽走的時候，你答應媽媽什麼嗎？

清仔：（不語）

耀民：你不是答應媽媽，不管媽媽在哪裏，都要乖乖吃飯，乖乖上床睡覺的嗎？清仔不可以不守信用喔！

清仔：（默默走到床躺下）我會守信用，你要告訴媽媽，大人不可以輸給小孩，大人也要守信用喔，媽媽答應過我她一定會回來。

耀民：清仔乖，媽媽一定會回來，乖乖睡喲。

【耀民把燈轉暗】

清仔：我想聽故事。

耀民：好哇，你要聽什麼故事？

清仔：都好。

耀民：從前從前，有一個小女孩，她的外婆送給他一頂帽子....

清仔：我不要小紅帽。

耀民：（搞盡腦汁）傳說中海底世界有一個人魚王國。

清仔：我不要人魚公主。

耀民：（挖盡心思）從前從前，有一個很愛漂亮的國王.....

清仔：我不要國王的新衣。

耀民：這不是國王的新衣，你先不要打岔。

【清仔坐起來】

耀民：從前從前，有一個很愛漂亮的國王，他是海底世界的國王，而且，他不是人魚。

清仔：他是什麼魚？

耀民：他不是魚，是神。他的名字叫作倏。

清仔：不可能是樹。

耀民：爲什麼不可能？

清仔：樹除了需要水，還要有土壤、陽光和空氣才能生存，海裏沒有陽光和空氣，而且，海水的鹽分太高.....

耀民：不是大樹的樹，是倏忽的倏。

清仔：倏忽是什麼魚？

耀民：他不是魚，倏忽是迅速的意思。

清仔：迅速是動詞，爲什麼會是海底世界的神？

耀民：（難以解釋）總之，那個海神的名字叫作倏，你再問問題就沒有故事了。

【清仔躺下】

耀民：倏和另外一個海神儵是好朋友。

【清仔想開口，忍住】

耀民：他們兩個常常去麻煩另外一個叫作渾沌的神，請渾沌幫他們的忙。

【清仔想開口，又忍住】

耀民：渾沌常常幫助倏和儵，他們兩個覺得渾沌人真是太好了，所以商量要送一個大禮給渾沌，他們想呀想，送什麼禮物好呢？渾沌到底缺什麼好東西呢？啊！有了，儵突然想到，渾沌什麼都有就是沒有五官，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嘴巴，那不就聽不到、看不到，也不能說話了嗎？真的太可憐了，他們決定，送給渾沌五官，第一天，他們在渾沌的臉上鑿了一個洞，渾沌就有了左眼，第二天送給他右眼，第三天，有了左耳，第四天右耳，第五天嘴巴，第六天、第七天把鼻孔也鑿出來了，渾沌有了五官以後.....

【宇真受故事內容吸引，專注聆聽】

清仔：（忍不住開口）他就變得更厲害了？

耀民：不對，他就.....死了。好了，睡覺吧。

清仔：然後呢？

耀民：沒有然後啦！

清仔：渾沌爲什麼死了？

耀民：不知道，這個故事沒有講爲什麼。

清仔：他又沒做錯什麼，爲什麼會死？

耀民：沒辦法，最後的結果就是死啦！

清仔：那死了以後呢？

耀民：不知道。

清仔：渾沌死了，條和條怎麼辦？他們那麼喜歡渾沌。

耀民：故事沒有寫呀。

【宇真不知不覺愈來愈靠近隔牆，但她看不見隔牆，直到臉、身貼住牆無法前進，便靠著牆聆聽】

清仔：騙人，你亂編的。

耀民：這是戰國時代很有名的思想家莊子寫的故事。

清仔：他故事編得好爛喔，怎麼會是有名的思想家。

耀民：故事講完了，你要睡覺囉，不可以耍賴。

清仔：大人就會騙人。（生氣的躺下，蓋上被子）

【宇真不斷思索這個故事，怔怔的坐在地上蜷子身子】

【耀民靠著窗，掏出手機撥了一組號碼】

電話：該用戶未開機，請在嗶聲後留言。嗶。

耀民：（壓低聲音，冷淡的）是我。清仔哭著要你打電話給他，記得明天撥通電話。

【宇真從電腦上抄下字條】

【耀民望著天空抽煙，宇真走到窗口】

宇真：喂！

耀民：（嚇一跳）妳…….

宇真：（遞出紙條）

耀民：這是？

宇真：聽說你在圖書館工作。

耀民：你怎麼知道。

宇真：住在這裏哪有什麼祕密。

耀民：噢！

宇真：麻煩你幫我借這幾本書。

耀民：好哇。

宇真：還有，我要睡覺了，麻煩你關燈。（離開窗口）

耀民：（莫名其妙的探頭望）

【燈暗】

~~~~~第三場 終~~~~

## 第四場

場景：舊街公寓

時間：傍晚

【宇善日記投影於薄幕上：

4月27日，晴。

世上最痛苦的事並不是愛錯人，而是不能愛，我真的很高興我能愛，愛父親、愛宇真、偷偷的愛著我的他、愛我身邊所有的人。毫無保留的愛別人，就是  
我愛自己的方式，可以傾所有的愛，多到忘記自己，真是一種最清靜的幸福。

【梁太、葉太坐在葉家前乘涼。

胡小姐抱著狗娃娃在小公園胡言亂語、歇斯底里

宇真與清秀男子站立街口，男子僅能背面或半側面對觀眾】

男子：現在可以告訴我，宇善在哪了嗎？

宇真：你不是就要去美國了嗎？管那麼多做什麼？

男子：9月29號，宇善生日那天，到底發生什麼事？

宇真：你不是和他很好嗎？你自己去問他呀。

男子：我已經找不到他了，現在，只有妳能告訴我。

宇真：因為，他想和你分手。

男子：他這麼和妳說的嗎？

宇真：他說，他再也不想見到你。

男子：不想見到我的真的是他嗎？

宇真：你到底要糾纏我到什麼時候，跟你說我哥不要你了，不喜歡你了，再也不想見你了，你統統不相信，那你自己去找他呀！

男子：他的電話改了，我找不到他。

宇真：去他工作地方找他呀。

男子：他辭職了，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裏。

宇真：是不是？他就是存心要躲你，你不要一廂情願了。

男子：他為什麼要躲我？

宇真：因為他要結婚了，他跟本不喜歡男人，他只是一時迷惑。

男子：你為什麼不說實話？

宇真：你就這麼肯定我說的是假話。

男子：我和你哥的感情不是你能了解的，我們從來不敢冀求未來，可是，我們百分之百的真誠面對對方，什麼都可能是假的，可是感情假不了。

宇真：感情假不了，但是會變，我哥已經不愛你了。

男子：(笑)妳真的和宇善說的一樣。

宇真：不要裝作很了解我的樣子。

男子：他對你的形容真的是淋漓盡致。

宇真：他說我什麼？

男子：他說妳喜歡用任性掩飾自己的脆弱，用好強對抗自己的恐懼。

宇真：我哥從來沒對我說過你。

男子：他什麼都跟我說，他的童年、他的理想、他的掙扎、他所放心不下的一切。

宇真：他……爲什麼都不跟我說？  
男子：有些適合對情人說的話，卻不一定適合和妹妹說。  
宇真：你有什麼資格做他的情人，我哥他值得擁有一個好女人。  
男子：你告訴我什麼叫男人？什麼叫女人？  
宇真：（沒好氣的）老師沒教過你嗎？  
男子：你們都是用生殖器在區別男人和女人嗎？  
宇真：（難以啓齒）  
男子：爲什麼只重視身體，卻不看看心靈呢？你們異性戀的愛都是以器官做前提的嗎？  
宇真：當然不是。  
男子：我們也不是。  
宇真：（無言反駁）  
男子：你和你哥那麼好，你應該知道他的心有多純淨，爲什麼你還會質疑他的感情？  
宇真：被你說起來，你們好像是對的，如果是對的，爲什麼還會走到這一步，到底是哪裏出錯了？  
男子：你哥出事了，是嗎？  
宇真：沒有。  
男子：沒有？  
宇真：他只是作出了選擇。  
胡小姐：（走到兩人中間，對宇真說）你看到了，對不對？  
宇真：（嚇一大跳）不要亂講。  
胡小姐：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妳騙不了我。（走向小公園）  
宇真：你走吧，不要再來了。  
男子：我會再來的，我總有一天會知道真相。  
宇真：（疲憊的）你走吧，我真的好累。  
男子：（深深看著）宇真，不要只看妳能看到的……  
宇真：不要再說了好嗎，讓我一個人靜一靜行不行？

**【男子下】**

**【宇真思索一陣，向胡小姐走去】**

胡：（斜眼看，陌生的）  
宇真：（搭訕的）你剛才說什麼？  
胡：金童很乖耶。  
宇真：妳是不是知道什麼？  
胡：（別過臉）  
宇真：你覺不覺得最近公寓很吵？  
胡：（好像說中的了心事，詭異的）對呀，你也聽到了嗎？  
宇真：對呀，你也聽得到？

胡：恭禧你。

宇真：啊？

胡：（神祕的）不是每個人都聽得到的喲！

宇真：是嗎？

胡：只有被選中的人才聽得到。

宇真：被誰選中。

胡：（神祕的往上指）

宇真：誰？

胡：那你一定也可以看得到喔？

宇真：嗯！

胡：我就知道。

宇真：你怎麼知道？

胡：我當然知道，大家都一樣，先聽得到，然後慢慢的就也可以看到了，我也是這樣呀。

宇真：妳也看得到牆壁後面的事情？

胡：別人看不到的，通通都看得到。

宇真：真的？那.....你看到過什麼？

胡：你不知道嗎？天堂、地獄通通都看得到。

宇真：（喃喃自語）是嗎？....

胡：你不要以為你看到的都是人喔？其實，他們都是鬼，你不要管那些，你只要聽就好。

宇真：聽什麼？

胡：玉皇大旁每天都會跟我說話，告訴我該做什麼，該吃什麼，像剛才呀，就是祂跟我說金童要吸取月光精華，要我們出來公園散步。

宇真：金童是誰？

胡：（指狗娃娃）他呀。

宇真：噢。

胡：你才剛剛得到這種能力厚？

宇真：（嚇一跳）嗯。

胡：看你表情就知道了，我剛開始也是這樣。

宇真：那....你是怎麼會突然聽到、看到的？

胡小姐：（出神的）我們本來就應該聽得到呀，有什麼好奇怪的（壓低聲音）只有神仙轉世的才聽得見，我是九天仙女轉世，你是哪一尊？

宇真：我？我不知道耶。

胡：很快你就會知道了。

宇真：那....怎麼樣才可以不要聽到、看到？

胡：（奇怪的看了宇真一眼）那是神的旨意，你要是抗拒，會得到處罰喔。（抱起狗娃娃）金童，我們走，不要理他，神經病！



【胡小姐進門，下場】

宇真：我怎麼會去問一個瘋子？再這樣下去我一定會被整死。

【耀民帶一疊書上場】

耀民：秦小姐，你在這，我正要去找你。

宇真：是你！

耀民：書幫我借來了。全在這了，「經神病的症狀」、「產生幻覺的原因」、還有「超能力大觀」、「睡前的一百個故事」。

宇真：謝謝。

耀民：不客氣，我就在圖書館工作嘛，以後想借什麼書儘管告訴我。

宇真：謝謝。

耀民：秦小姐閱讀很廣泛。

宇真：（尷尬的）隨便看看的。

耀民：這些書放在圖書館裏還沒出借過呢！很特別的書。

宇真：我正在研究超能力。

耀民：噢，超能力網拍也可以賣呀？（自以為幽默的）

宇真：我正打算用一元起標。

耀民：哈哈，妳跟他們說的不一樣，妳很幽默呀！

宇真：（不語）

耀民：（尷尬）我不是故意要打聽.....

宇真：這本是給你的。（把「睡前的一百個故事」遞過去）

耀民：我？

宇真：講給你兒子聽。

耀民：對呀，我正好需要。

宇真：五點了，你該去接兒子下課了。

耀民：對呀，你怎麼知道？噢，住在這裏是沒祕密的。

宇真：那不擔誤你了，再見。

耀民：好，再見。

宇真：樊先生？

耀民：欸！

宇真：那個....

耀民：嗯？

宇真：渾沌真的死了嗎？

耀民：啊？

宇真：（掩飾的）我是說莊子的那個故事，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耀民：喔....看過呀，上次我還講給兒子聽咧。

宇真：（假裝驚訝）真的呀，那真巧，那渾沌真的就死了嗎？

耀民：真的呀，很妙喔？我也覺得這結局也太妙了。

宇真：他為什麼會死？

耀民：誰知道，說不定是因為噪音或是用眼過度才死的，呵呵呵。（看到宇真毫無笑意，把笑聲硬生生吞下去）我真是野人獻曝，妳正在研究超能力，妳在考我的吧？

宇真：快去接你兒子吧，你再不去他又要哭了。

耀民：對，對，我走了。

【耀民丈二摸不著頭腦的搖搖頭，下場】

【宇真本想回家，看到梁、葉偵測的眼光，坐在情人椅上隨意翻閱書本】

【手機鈴響】

宇真：喂，你不要再打給我了，我什麼都不會講的。

電話：秦小姐？我是愛鄰房仲的小董。

宇真：噢，董先生。

電話：上次那間三房兩廳你考慮得怎麼樣？

宇真：我很喜歡，可是房價和我的預算有一點差距。

電話：有喜歡就先下幹旋金談談看嘛，談得成皆大歡喜，談不成也沒有損失呀！

【宇真回頭看看梁、葉】

宇真：好，我我明天找你下幹旋金。

電話：好的好的，我等你電話。（掛斷）

【胡小姐在家中客廳一回兒摟抱狗娃娃，一回兒又丟在地上踐踏

宇真往梁、葉走去】

宇真：葉媽媽、梁媽媽。

梁太：（嚇一跳）宇真呀！

葉太：又吵到妳啦？

宇真：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梁太：樊先生厚？

葉太：樊先生人很好相處喔！

宇真：我不是要問他。

梁太：那問樊太太厚？我看他們八成離婚了啦！

葉太：不是離婚也是分居。

宇真：我也沒有要問樊太太。

梁太：清仔這孩子是比較不好相處。

宇真：是我想問胡小姐。

梁太：（指向5號1樓）你說那個胡小姐。

宇真：她是怎麼瘋的？

葉太：稀奇了，妳怎麼會對胡小姐的事感興趣了？

宇真：我在想她是不是在裝瘋。

梁太：真的瘋了，遇到那些事怎麼可能不瘋。

宇真：什麼事？

葉太：被最親的人背叛呀，惟一的依靠一直傷害她，怎麼不瘋。

梁太：她是民國 79 年搬來的吧。

葉太：81 年吧。

梁太：79 年，那年我小兒子剛出生，我記得很清楚。

葉太：哎喲，你家阿財都 20 歲囉。

梁太：你不知道喲！胡小姐那時候剛死了丈夫，有一筆保險金，就買了這間二手屋，剛搬來的時候兒子才這麼點大。（比約 120 公分的高度）

葉太：不止吧！那時都已經讀國中了。

梁太：他平常都坐著嘛，站起來，就這麼高了。（比出約 160 的高度）

宇真：我怎麼沒什麼印象？

梁太：沒印象，就是胖胖的，臉上都是痘子那個呀。

葉太：他常逃學，根本很少在家。胡小姐爲了他呀，每天煩心，工作賺來的錢都給他兒子吃喝玩樂，有一陣子還爲了討不到錢毆打胡小姐咧。

【宇真怔怔看著在家中胡言亂語，一回兒哭一回兒笑的胡小姐】

宇真：這事我怎麼不知道？

葉太：我們這巷子裏的事妳也沒在關心過.....

梁太：那時候你應該在讀大學了，妳住在學校裏也很少回家。後來，不知怎麼的，他兒子就沒回來過，胡小姐就變成這樣了。

葉太：我聽說被抓去關了，又有人說是去大陸做生意了。

梁太：以我的觀察，應該是他把胡小姐的錢都挖光了。

宇真：你們....好像有超能力厚，知道的事情還真多。

梁太：哪有什麼，小事情而已啦！

葉太：妳還想知道誰的事，葉媽媽都可以告訴妳。

宇真：不用了。（逕自上樓，下場）

葉太：怎麼翻臉比翻書還快。

梁太：不容易了啦，你不覺得自從樊先生搬來之後，宇真和以前不太一樣了耶。

葉太：戀愛囉？

梁太：我就說嘛，28 歲沒交過男朋友，陰陽失調了嘛。

葉太：那我兒子 38 歲沒交女朋友不就性變態？

梁太：妳自己說的，我沒說喔。（返家，下場）

葉太：講人沒屁眼，氣死人。（返定，下場）

~~~~第四場 終~~~~

第五場

【宇善日記投影在幕上：

6 月 1 日。

其實，決定說出來，是向命運打賭。

拋開所有的標準，我和所有人沒有什麼不一樣，我會愛，會失望，會悲傷，也會期待，如果有人能夠看到赤裸裸的內心，當保護色褪去的時候，其實，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我想試試看，當我向眾人褪去我的保護色時，他們是不是也會應和，只是，我揭示了我的脆弱，卻沒有人願意展示赤裸，從此，我再也不會怨恨父親，再也不畏懼外界的眼光，因為他們比我更加脆弱，只是他們並不知道。】

【薄幕前

聚光燈，診間】

幕內：秦小姐，檢查結果都正常喔。

【宇真上場】

宇真：謝謝。（自語）奇怪，眼科正常，聽力正常，真的要去看精神科嗎？

【兩個護士聊天上場】

護士1：那個又來了？

護士2：你說那個老GA？

【宇真停下腳步聆聽】

護士1：上次他到我們精神科，我就知道他會去內分泌科。

護士2：好扯喔，GA到內分泌科幹嘛。

護士1：對呀，我聽說他連泌尿科都去問耶。

護士2：超扯，我看他是來亂的吧。

護士1：對呀，我快笑死了。

【兩護士下場】

宇真：這世界真的亂了。

【宇真下場】

【護士3上場】

護士3：76號，秦克明。

秦父：來了，來了。（上場）

護士3：（台語）哪裏不舒服？

秦父：啊？

護士3：（國語）哪裏不舒服？

秦父：我.....

護士3：（客語）我是說，你哪裏不舒服。

秦父：我....我....

護士3：喂，（左右張望）誰會講原住民話呀？

秦父：我沒有不舒服。

護士3：你聽得懂喔。

秦父：我沒有不舒服。

護士3：伯伯，這裏是內分泌科喔，你是哪裏不舒服？

秦父：(生氣)我就說沒有不舒服。

護士3：伯伯，這裏是醫院，沒有事不能隨便來喔。

秦父：我有問題要找你們醫生。

護士3：有什麼問題先跟我說，醫生等會巡完病房就會過來了。

秦父：我不跟妳說。

護士3：那你回答我的問題，有糖尿病嗎？

秦父：不知道。

護士3：最近會頻尿嗎？

秦父：有時候，尿尿會滴滴答答的。

護士3：常覺得口渴嗎？

秦父：嗯，有喔。

護士3：最近是不是突然吃得很多？

秦父：(生氣)我又沒有病，問這麼多幹什麼。

護士3：伯伯！

【醫生上場】

醫生：怎麼了？

護士3：這伯伯.....

秦父：醫生。

醫生：伯伯，怎麼了嗎？

秦父：我等你好久了。有一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問題想請教醫生。

醫生：什麼問題？

秦父：(把醫生拉到一邊，壓低聲音)醫生，拜託你告訴我，為什麼我....為什麼有人會有同性戀？

醫生：(偷偷打量秦父)這就是”你”的問題嗎？

秦父：是的。

醫生：關於這個問題.....(為難)

秦父：拜託你，醫生，我去過好多門診，沒有一個人肯告訴我，我都活到這把年紀了，(哽咽)我不想帶著這個遺憾進棺材。

醫生：伯伯，你這樣我很為難，這是內分泌科，同性戀不屬於這一科的喔。

秦父：那我要去看哪一科？

醫生：應該要掛精神科。

秦父：我就從精神科來的。

醫生：(恍然大悟的)那很好，你可以再去找你的精神科醫生。

秦父：(生氣)我正常的很，我又沒有神經病，我只是要知道為什麼會有同性戀。

醫生：伯伯你不要激動，不然我請護士給你一份同性戀的衛教資料。

秦父：我要是看得懂我怎麼會來找你，你們要再踢皮球，我去告你們這家醫院。

醫生：老伯，不是這樣的。

秦父：醫生，你是專業，你一定能告訴我為什麼人會得同性戀，那種病有沒有救？

醫生，你們什麼都懂，你們告訴我呀！

醫生：（顧忌的望向四周）伯伯，你不要激動，同性戀的問題很複雜的，和人類的腦神經有關，也和生長激素有關，不是一下子可以解釋的。

秦父：你講給我聽，你是醫生，你可以解釋給我聽。

醫生：後面還有很多人要看診，不然你去醫院的衛教資詢室。

秦父：都是廢物，都當到醫生了連同性戀都不知道。

【醫生瞄護士一眼，下場】

護士3：77號，戴生揚。

【護士下場】

秦父：不知訴我沒關係，（激動）我去問腦神經科，我去問腦神經科。

【幕啟】

【燈亮。舊街公寓前。

【女友在房間化妝、比試血拚新裝】

【宇真坐在鞦韆，不想回家】

【幼時宇真跑上場，跳上另一個鞦韆搖著，幼時宇善上場

兩個時空併存，彼此不能感覺到對方】

宇善：真真，快下來，小心被爸看見。

宇真：他又不在，玩一下有什麼關係。

宇善：真真，快下來，哥哥有東西給你。（拿出糖果）

宇真：（興奮的）糖果！

宇善：噓，小聲點，快吃下去，不要被爸爸看見。

宇真：誰給你的？

宇善：坐我隔壁的阿明。

宇真：我吃掉了，那你呢？

宇善：（吞口水）我吃過了。

【宇真吃糖，又回去盪鞦韆】

宇真：哥，幫我盪鞦韆。

宇善：玩一下就好了，爸看見了又要罵人了。

宇真：爸爸又不在家，玩一下就好了，幫人家推嘛！

宇善：一下就好囉！

【宇善站在耀民旁邊推鞦韆

年輕秦父上場】

秦父：你們在做什麼。

【宇真嚇得掉下鞦韆，不敢哭】

秦父：叫你們讀書不讀書，玩倒是很會啊？

宇善：我們就要回家讀書了。

秦父：這樣叫讀書？真真，是誰叫妳玩的？

【宇真口裏有糖，不敢張口】

宇善：我讓她玩的。

秦父：我是問他，你不要開口。哥哥叫你玩的嗎？

宇真：（急）不是。

秦父：你嘴巴裏什麼東西，給我吐出來。

【宇真將糖吐在秦父手心，秦父盛怒，把糖果重重一丟】

秦父：沒出息，就只會吃喝玩樂。我說的話都拋到九天雲霄去了，兄妹兩個狼狽為奸，陽奉陰違，年紀輕輕就耍奸巧，將來只會敗壞國家，你們兩個都給我進來，我教你們好好記得規矩。

【幼年宇善、宇真跟著父親，宇真壓抑的哭泣，宇善輕聲安慰，三人上樓，下場】

【清仔上場，跳上鞦韆，宇真迴避至路燈旁】

清仔：爸，幫我盪鞦韆。

【耀民上場，與宇真點頭示意】

耀民：等一下，先把汗擦一擦。

清仔：爸，快點啦。

耀民：慢一點，小心危險。

清仔：我要盪鞦韆，你幫我推。

耀民：好，好。

【耀民推著清仔盪鞦韆】

清仔：再高一點（耀民用力推）。再高一點（耀民用力推）。不夠，不夠，我還要再高一點。

耀民：太高了危險，好了好了，不要玩了。

清仔：盪高一點才可以看很遠，這樣什麼都看不到嘛。

耀民：你要看什麼，我們回家看嘛！

清仔：家裏什麼都看不到嘛！

耀民：（止住鞦韆）又要鬧脾氣了？

清仔：我還要盪，我還要盪。

耀民：（假裝的）爸爸要生氣囉？

清仔：媽媽都不會這樣。

耀民：媽媽也會擔心清仔。

清仔：她才不會擔心咧。

耀民：媽媽最愛清仔了。

清仔：我想媽媽，我盪高高就可以看到媽媽了。

【清仔繼續盪鞦韆】

耀民：（急）清仔，太高了危險。

【宇真走近耀民父子】

宇真：搖太高也沒有用喔。

清仔：要你管。

耀民：清仔！

宇真：你這樣看不到媽媽的。

清仔：（嘴硬的）我又不是要看媽媽。

宇真：啊？好可惜喔，可是我有法寶可以看到你媽媽耶。

清仔：真的嗎？（迅速從鞦韆下來）什麼法寶？

宇真：可是，你又不想看到你媽媽呀。

清仔：小氣鬼，看一下都不行。

宇真：（從包包裏拿出望遠鏡）這個。

清仔：（失望）望遠鏡喔，這根本看不到媽媽。

宇真：原來你早就用過了呀！望遠鏡不行，就用這個。（拿出手電筒）

清仔：手電筒喔？我媽媽在大陸耶，又不是在地下室。

宇真：你沒聽過這個傳說嗎？

清仔：什麼傳說？

宇真：（神祕的）就是在滿月的晚上 12 點的時候，把所有的燈都關掉，只打開這支手電筒，對著月亮，月亮裏面就會出現你很想念的那個人。

清仔：（懷疑）是嗎？

宇真：不過，不是每一個都可以看見喔。

清仔：就知道又是騙人。

宇真：要心裏真的很想、很想、很想的人才見得到喔。

清仔：那你有見到過嗎？

宇真：（心一跳）有哇，我不但看得到，還聽得到喔。

清仔：騙人。

宇真：你最喜歡穿趴趴熊的睡褲在床上演變形金剛對不對？

清仔：你偷看我？

宇真：我不是故意的呀，用這個什麼都看得到。

清仔：騙人的啦！

宇真：你不相信喔，好可惜喔，那我只好自己用囉！

清仔：騙我的是小狗喔！

宇真：（把手電筒遞給樊清）一言為定，可是，你不可以每天晚上都跟爸爸哭著要媽媽囉。

清仔：你怎麼會知道？

宇真：我·有·超·能·力。你在房間做什麼，說什麼我都可以看得見，聽得見。

清仔：（懷疑的接過手電筒）啊？你！

【清仔飛奔至臥房，貼著牆壁想找到洞口】

耀民：妳很會哄小孩耶。

宇真：沒什麼。

耀民：妳怎麼會知道他喜歡穿趴趴熊的睡褲在床上演變形金剛？

宇真：呵呵，住這裏哪有什麼祕密。

耀民：呵呵，也是，好像牆上隨時有一對眼睛在偷窺一樣。

宇真：我也常常懷疑住這裏的人都有超能力。

【清仔跑到梁太家玩】

耀民：不過，大家真的很熱心，還好有你們這些鄰居，不然我照顧清仔都快力不從心了。住這裏很不錯，很有人情味。

宇真：是嗎？我都沒這種感覺。

耀民：一個大男人照顧小孩，比想像中難很多。

宇真：其實，你是一個好爸爸。

耀民：（不好意思）

宇真：真的。

耀民：清仔如果這樣想就好了。

宇真：清仔一定會知道的，每一個小孩子都會希望自己的爸爸、媽媽能夠陪著自己玩，哭的時候有爸爸媽媽安慰。

耀民：這很普通呀，哪一個爸爸媽媽不是這樣。

宇真：（真心的）你真的是好爸爸。

耀民：妳想起秦伯伯了？

宇真：不是。

耀民：秦伯伯也真不簡單，我一個人帶一個小孩就要忙不過來了，他一個人照顧兩個都不知道怎麼過來的。

宇真：你知道什麼！（斥之以鼻）

耀民：（會錯意）住在這裏沒有什麼祕密的嘛，我都聽說了。

宇真：（氣忿）把自己老婆趕走就活該承受，不要抱怨辛苦。

耀民：是她自己要走的，我也留過她。

宇真：（尷尬）我是說我爸。

耀民：噢，秦伯伯為什麼要把妳母親趕走？

宇真：他那怪脾氣，誰受得了，他要趕誰出門，誰管得了。

耀民：我想，秦伯母如果沒做什麼事，秦伯伯是不會趕她的。

宇真：你以為全世界只有好人嗎？世界上還有一種非常自私的人，只知道自己要什麼，卻永遠聽不見別人說什麼。

耀民：妳有嘗試和伯父好好談一談嗎？或許他有他的苦衷。

宇真：我才不想聽他的苦衷，我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想起剛才自己的話），對付他這種人只能用這種辦法。

耀民：其實離婚也沒什麼，兩個人理念不合分開的多的是，重要的是，兩個都愛著孩子就好了。

宇真：你們就是這樣嗎？

耀民：（若有所思）我也不確定……為了孩子，我希望她留下，可是，她還是走了。

宇真：做媽媽的不可能不愛自己的孩子吧！

耀民：我真的不知道！聽到你哥的事情，我真怕清仔也……（驚覺說錯話）

宇真：（看耀民十分尷尬，故作輕鬆）想必這個你也聽說了。

耀民：我是說伯父很不簡單。

宇真：（冷笑）你們不一樣。

耀民：兩個人會分開，兩方都要負些責任。

宇真：那是因為你不認識他。

耀民：其實，妳可以試著和伯父好好談一談。

宇真：（轉移話題）你還不回家嗎？

耀民：清仔到梁媽媽家玩了，我可以清靜一下了。妳呢？最近怎麼老待在公園？

宇真：這裏比較有安全感吧！

耀民：妳真的很幽默。對了，上次那些書看得怎麼樣了？

宇真：到期了嗎？

耀民：我可以幫你續借。

宇真：不用了，我讀完了，我又查了幾本書想請你再幫我借。

耀民：那有什麼問題。我最近也看了一本……

【燈漸暗】

【耀民、宇真坐在鞦韆上聊天，聲漸小】

【燈暗】

~~~~第五場 終~~~~

## 第六場

宇真（旁白）：其實，超能力或許沒有自己想的那麼糟糕，除了那些我不想看、不想聽的部分，有時候還能看見平時看不見的自己……

【抒情音樂】

【昏黃燈光。耀民哄清仔睡覺。男朋友幫女男友磨腳皮。宇真坐在電腦前轉頭看著耀民】

【燈暗】

【昏黃燈光。耀民給清仔搔癢。男女朋友擁抱。宇真看兩邊作反應。】

【燈暗】

【昏黃燈光。耀民緊緊抱著哭鬧的清仔。男朋友轉身向躺在床上的女朋友揮手，離開。宇真作反應。

【燈暗】

【昏黃燈光。耀民著汗衫小背心，擦地板。女友躺在床上作瘦身運動。兩邊韻律一致，有如性行為的姿勢。宇真坐立難安。

【燈暗】

【昏黃燈光。耀民雙手抱頭，無力的靠著牆。宇真隔牆貼著耀民的背。

【燈暗】

【昏黃燈光。耀民向清仔說教。宇真隔牆做鬼臉、揮手，轉頭看見另一旁男朋友帶著另一個女孩子進房溫存。宇真做反應】

【燈暗】

【燈亮。

宇真心不在焉的在電腦前工作，心思全在耀民父子身上】

清仔：（把玩手電筒）爸爸，月亮什麼時候才會出來？

耀民：下半夜的時候從窗戶看出去就可以看到了。

清仔：那還要等多久啊？

耀民：（看看手錶）9點囉，清仔該睡覺囉。

清仔：可是我12點要看媽媽耶。

耀民：媽媽又沒有回來，你要怎麼看媽媽？

清仔：你忘囉，隔壁阿姨給我這個呀！（揚揚手電筒）

【秦父疲憊上場，上樓，下場】

【梁太窗口探頭張望】

耀民：（失笑）這個喔，可是，你該上床睡覺啦。

清仔：不行啦，我每天都很用力想媽媽，就等今天要在月亮上看見媽媽耶，我好久沒有看到媽媽的臉。

耀民：看照片就好啦。

清仔：照片都好久以前的啦，我想看現在的媽媽，我要問媽媽她想不想我。

耀民：打電話給媽媽就好啦！

清仔：那不一樣，媽媽每次都只叫我要聽你的話，我想看看月亮上的媽媽會不會給我抱抱。

耀民：不然，你先睡覺，12點我再叫你起來。

清仔：不行，睡過頭了怎麼辦？

耀民：可是，媽媽說過你要聽爸爸的話，9點準時乖乖睡覺，要是你沒有聽話一定就看不到媽媽。

清仔：爲什麼？

耀民：表示你沒有真的很想媽媽呀，媽媽交待的話你都沒有做。

清仔：啊？好麻煩喔，好啦。（氣嘟嘟的躺下）

【耀民嘆口氣，靠著窗戶抽煙】

【宇真看著耀民背影，感到一絲溫暖，打開書桌的抽屜，拿出日記本】

宇真：6月17日。

終於提起勇氣對他說了，沒有我想像的那麼難，我一直以爲會比追求女孩子更難，沒想到，他的心和我是一樣的，他早就懂得我了，而我卻一直不懂自己，是他讓我知道我是誰，是他呼喚出我內心最真實的自己，是他剝開我所有的防備，只有他，愛的不是我的名字，不是我的身分，也只有他，愛我不是因爲血緣關係，不是因爲倫理規範，我真的真的好高興，可以在心底大聲

的呼喊：我愛他！對，我就是愛他。希望有一天我們也可以站在街上，大聲的向對方呼喊著愛。

**【宇真深深嘆息】**

【耀民熄了煙，看看手錶，想到什麼似的，有些遲疑又有些好奇的轉身，自清仔手中抽出手電筒，向月亮照去，很仔細的觀看】

**【宇真走到窗邊】**

宇真：看到了嗎？

耀民：嚇一跳（差點拿不住手電筒）

宇真：她.....美嗎？

耀民：什麼都沒看到，可能不夠想她吧。

宇真：她離開以後，你都不想她嗎？

耀民：有時候也是會想，可是，生活更重要。

宇真：曾經在一起過，要忘，很難吧。

**【男女朋友氣匆匆的進臥房】**

耀民：（一笑）妳呢？妳也有想見的人。

女友：你愛他？

宇真：（點頭）

男友：拜託，我跟她才剛認識好不好。

耀民：你們在一起很久了吧？

女友：你們在一起很久了吧！

宇真：這世界上他最了解我。

男友：你知道什麼呀！

女友：我什麼都知道！

耀民：他，一定是一個很好的男孩子。

宇真：（極力不要受到隔壁的干擾而說不出話來）

男友：你知道些什麼？

宇真：我的人生因為他全都變了。

女友：你和她做了吧？

耀民：（苦笑）我從來沒有過這麼深刻的經驗。

男友：除了妳，我就沒有其也女人了好不好。

宇真：（忍不住回答男友）說謊。

女友：說謊。

耀民、男友：是真的！

耀民：很多事都是自然而然的。

男友：我怎麼可能看上其他女人？

耀民：認識，然後就在一起了。

男友：更不可能和別人上床好不好。

耀民：一切都是順理成章就發生了。

宇真：（想回答耀民，又被女友打斷）  
女友：你最好老實告訴我發生的事？  
宇真：.....發生什麼？（被隔壁的對話干擾）  
男友：什麼都沒有。  
耀民：（怪異的看著宇真）結婚，生子，就這樣。  
宇真：（想回答耀民，又被女友打斷）  
女友：就這樣？  
宇真：（忘了自己想說的話，思緒被隔壁拉過去）就這樣？不，我的意思是說.....  
男友：就這樣。  
宇真：（沒好氣的，對著7號方向）你們為什麼不把話講清楚！  
耀民：還有什麼好講的。  
女友：這是什麼？（拿出女用內褲）  
男友：這是...內褲呀。  
耀民：發生都發生了。  
女友：誰的內褲。  
男友：（心虛）你什麼時候買這條內褲的？  
耀民：大家都太過清楚彼此的狀況。  
女友：我沒有這條內褲。  
男友：可能你買了，然後忘了。  
耀民：再也沒有祕密，沒有空間。  
女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痔瘡，根本不會穿丁·字·褲。  
耀民：神祕感都沒了。  
男友：你有痔瘡有必要叫那麼大聲嗎？  
耀民：見光死！  
男友：是我買給你穿的，不行嗎？  
宇真：男人！滿嘴藉口。  
**【清秀男子上場，站在路燈旁】**  
女友：（將丁字褲丟在男友臉上）這是穿過的。  
耀民：（解釋的）我從來沒有背叛過她。  
男友：（把丁字內褲丟在地上）幹，我要在外面亂搞也是你自找的。（摔門離開）  
**【男友下樓，下場】**  
耀民：但是她還是想要有自己的空間。  
女友：你回來，你給我把話講清楚，回來！（追出門）  
宇真：一場鬧劇。  
**【女友下樓，下場】**  
耀民：對不起，勉強你聽這些。  
宇真：我沒有不想聽，是.....有干擾。  
**【清秀男子拿出手機撥號】**

耀民：是因為他嗎？（望向男子）

宇真：不，我不認識他！（手機聲響）

耀民：（奇怪的看著她）

宇真：還真巧。（接電話）

男子：喂！

宇真：（假裝的）哦~~愛鄰仲介董先生喔。

男子：我想見你一面。

宇真：我最近比較忙，那個 case 以後再看吧。

男子：這是最後一次了。

宇真：就這樣，再見。（掛上電話）

**【清秀男子望向窗口的宇真】**

耀民：（刻意的）很晚了，不打擾你了。

宇真：嗯。

**【耀民失落的離開房間，下場】**

**【宇真沒好氣的下樓，走到小公園】**

宇真：你真是陰魂不散耶。

男子：我只說一句話。

宇真：我們沒什麼可說的。

男子：（沈默許久）他死了，對不對。

宇真：（驚愕）誰告訴你的？

男子：我早就該知道的。

宇真：你什麼都不需要知道。

男子：妳瞞著我有什麼意義？

宇真：要不是你，他又怎麼會……（激動）

男子：那你應該知道，你哥不會希望你用這種方式愛他。

宇真：你是什麼東西，如果沒有你，哥就不會死了。（崩潰）

男子：這是妳的真心話嗎？你為什麼不看看自己的真心？

宇真：你懂什麼，你懂什麼！

男子：我懂宇善，我是那樣愛他。

宇真：你愛他，你的愛讓他遍體鱗傷。

男子：宇真，真正傷人的不會是愛。

宇真：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男子：事情發生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

宇真：你早就知道了？

男子：是。

宇真：他要自殺的事你也知道？

男子：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不會讓他這麼做。

宇真：就是因為你他才會這麼做的。

男子：妳還不懂嗎？並不是因為我。

宇真：是因為我爸？

男子：也不是伯父的關係。是因為宇善太清楚自己，也太清楚這世界。

宇真：你是說他該死了？

男子：不是的，他就是太清楚了，所以覺得渺小、覺得無力、覺得無助。

宇真：他還有我。

男子：他知道自己擁有什麼。

宇真：他什麼都知道，什麼都清楚，怎麼還會自殺啊？那還不如什麼都不要知道，什麼都不清楚，就什麼煩惱都沒有了。

男子：妳不是一直嘗試過這種日子嗎？真的沒有煩惱嗎？

宇真：照你這麼說，知道也煩惱，不知道也煩惱，這世間的人不就死光光了。

男子：我們不都活得好好的嗎？因為我們相信生命。

宇真：你也看得嗎？

男子：看得到？

宇真：你也聽得到？

男子：為什麼要這樣問？

宇真：你知道條條與渾沌的故事嗎？

男子：日鑿七竅的故事嗎？

宇真：渾沌死了，他也不相信生命嗎？

男子：時間會消融許多問題，不管他的問題是什麼，他要相信生命在時間裏隨時會變化，既然沒有什麼事是不能改變的，我們只要挺過就好了。

宇真：我從來沒有這麼想過。

男子：有些人要思考才能相信，有些人本能就存在著對生命的信任。

宇真：這些話你怎麼不和我哥講？

男子：這也是因為宇善的走我才了解的，他改變了我。

宇真：哥叫你來的嗎？他要你跟我說這些？

男子：這是我惟一可以為他做的事，他放心不下的只有妳。

宇真：你來找我，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就是想告訴我這些？

男子：我只是在想，如果妳能把事情說出口，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

宇真：為什麼？你這麼像我哥。(哽咽)

男子：有時候我也會以為他在我身體裏面。

宇真：你為什麼不是我哥，你知不知道我好想他。(哭)

男子：我也好想他。

宇真：你為什麼可以這麼冷靜？

男子：當我想他的時候，只要閉上眼睛，把自己想成是他，他的心彷彿就進入了我的心裏，我可以感覺到他的愛，他的痛，和他想對我說的話。

宇真：他對你說話？

男子：只要我想，我和他隨時可以對話。

宇真：真的可以和他對話？  
男子：在一個聽得見自己心跳的地方，閉上眼睛，用手摸著自己的真心，想著他的心，你會聽到他對你說話的。  
宇真：騙人，他再也不對我說話了。（啜泣）  
男子：那也要妳能把真心話說出來呀！  
宇真：說出來有什麼用，你看哥被傷得多重？  
男子：宇善從來不怕受傷，他只怕自己傷害別人。  
宇真：他選擇離開，不傷得更重嗎？  
男子：是呀！他真的錯了，我想他也會知道自己錯了。  
宇真：來不及了。  
男子：妳該把他的那一份一起活著。  
宇真：我一直這樣努力著。  
男子：要把他的堅持活著，也把他對生命來不及的人信任也活著。  
宇真：你這是什麼意思？  
男子：妳了解宇善，妳知道我的意思。  
宇真：你沒有超能力吧？  
男子：（失笑）我幹嘛要有超能力，我都用這個（指心）看事情。  
宇真：你到現在還相信真心這種東西？  
男子：我相信。  
宇真：（無言）  
男子：相信，沒有那麼困難，面對了，妳就能相信。  
宇真：相信又怎麼樣？  
男子：把這份相信傳給別人。  
宇真：就像你現在在做的事一樣嗎？  
男子：我下星期就去美國了，之後不會再來了。  
宇真：那麼，一切到這裏為止了？  
男子：到這裏為止。

【宇真默默反家】

【男子背對觀眾遠望舊街公寓】

【燈暗】

~~~~第六場 終~~~~

第七場

場景：舊街公寓

時間：早上

【救護車鳴笛】

【梁太、葉太、胡小姐、女友、A先生、眾鄰居全擁出來】

【兩個醫護人員抬空擔架衝上5號樓梯】

梁太：哎呀，一定是老秦，最近看他失魂落魄的。宇真吶！宇真！

【眾人七嘴八舌、各作反應。

宇真提早餐、報紙上場】

梁太：宇真，你還在這慢吞吞的，出事了。

宇真：出什麼事了？

梁太：巷口停了救護車你沒看到嗎？

宇真：誰出事了？

梁太：還會有誰，他們剛才往你們樓上衝，一定是老秦，你快回去看看。

宇真：不會吧，剛才我爸還好好的呀。

梁太：老人家很難講，最近他常常上醫院你不知道嗎？

宇真：上醫院？

梁太：宇善一走，你爸就好像老了十歲，年紀這麼大的人哪禁得起這種折騰，年紀大的人，有時候……說來就來。

【醫護人員抬擔架下樓】

宇真：（焦急的）爸。

醫護1：他是你什麼人？

宇真：他是（看了擔架）……我的鄰居，我就住在他樓下。

醫護1：他有親人在現場嗎？

宇真：沒有，他一個人住。

【眾人七嘴八舌、各作反應。】

醫護1：不要影響急救。（下場）

【救護車鳴笛】

【眾人逐一散去，A男向女友搭訕，女友不理，A男死纏爛打，依次下場】

梁太：還好不是老秦，阿彌陀佛，真嚇死人了。

宇真：（譏語）梁媽媽，真謝謝你喔。

梁太：宇真，不是梁媽媽危言聳聽，你爸爸最近真的怪怪的。

宇真：（敷衍）有嗎？

梁太：你爸爸最近是不是身體不太好？

宇真：沒有哇！

梁太：鄰居們在醫院看到你爸爸好幾次，臉色都很不好看。

宇真：是嗎？

梁太：你沒看到他每天憔悴的走出去，落魄的走回來，人年紀大了，平常看起來好好的，要是倒下去是會很快的。

【秦父下樓】

梁太：老秦，早啊。

宇真：爸。

秦父：嗯。

梁太：老秦，去哪呀？

秦父：出去走走。（下場）

梁太：唉，他每天都這時候出門，傍晚才回來，身體怎麼受得了。

宇真：（不語）

梁太：人年紀大了難免會有些病病痛痛，做兒女的要多關心自己的父親，知道嗎？

宇真：（敷衍的）他回來我再問問他好了。

梁太：哎，宇真，妳要給你爸一個機會，說起來他已經很努力的去一個父親，就是脾氣固執了些，妳的個性就像他，認定一件事情以後就得沒得商量，哎！你哥就像你媽，遇到事情的反應不是 1 就是 0，只要下定決心就做得這麼絕。

宇真：好了，這些事你講了幾十年了，不累嗎？

梁太：宇真，你爸爸真的老了，身體不比從前了，妳梁媽媽該說的都提醒你了，妳真該多關心你爸呀！不要到時候後悔。

【電話聲，宇真接電話，不理會梁太

梁太訕訕進門】

【耀民發現宇真在樓下，下樓】

宇真：喂！...是！談得怎麼樣？再加？屋主要加多少？...嗯，嗯，嗯，我知道了，這價錢已經是我的上限了，再加真的不可能。嗯，你說，我知道，再看看好了，反正我不急。知道，先這樣了（看見耀民），下次再談，再見。

耀民：秦小姐。

宇真：早。

耀民：（遞手電筒給她）謝謝妳。

宇真：不需要了嗎？

耀民：我想，你會需要。（意有所指）

宇真：你是什麼意思？

耀民：（故作輕鬆）沒什麼，我想，或許你也會想在月亮上看見你想念的人。

宇真：我再也看不見他了。

耀民：（失落）你們前幾天不是才見面嗎？

宇真：前幾天？

耀民：在小公園。

宇真：噢，那是我哥的.....

耀民：（會意的）你哥的.....我誤會了。那上次妳說那個妳很想念，他也很愛你的人？

宇真：是我哥。

耀民：（鬆一口氣）噢，原來.....

宇真：（看出耀民的心意，顧左右而言他）你們不用，我就收起來了。

耀民：嗯。

宇真：沒有其他事，我要回家了。

耀民：對了，這個給你。（拿出一條手鍊）

宇真：這.....

耀民：沒別的意思，不收沒關係。這是公司女同事在糾團網購，還差一份，他們找我，我想說小東西就和他們一起團購了，外面買不到的。

宇真：（不語）

耀民：我都忘了，妳是做網拍的，什麼東西買不到。

宇真：（拿著鍊子觀看）這真的很特別，怎麼不送給你太太？

耀民：他在那麼遠。

宇真：可是....

【梁太咳嗽一聲，宇真慌張的把鍊子揣在手裏】

耀民：喔，我家裏一團亂，我回去打掃。

宇真：你忙，你忙。

耀民：再見。

【耀民依依不捨的上樓後，宇真難掩笑意的望向二樓】

【法院法官、書記官及員警上場，經過宇真走向7號1樓，按門鈴】

【梁太探頭張望】

【胡小姐從室內出來開門】

法官：胡艷玲女士嗎？

胡：是呀，你們是誰？

法官：這棟房子抵押給誠信銀行，因為長期未繳還本利，銀行已經提出扣押聲請狀，經法院判決要查封這棟房子。

胡：什麼抵押，我不知道。

書記：請問錢東是你的？

胡：他是我兒子。

書記：債務人錢東已經不知去向，你是連帶保證人，這棟房子是抵押物，資料在這你可以看一看。

胡：（看）沒有哇，我沒有抵押房子，我兒子好乖的，他最聽我的話了，他很快就回來了.....

【法官、書記與員警面面相覷】

宇真：請問，發生什麼事了嗎？

梁太：警官吶！大人吶！胡小姐這裏（比出神經病的手勢），她不可能去貸款的啦！對不對？對不對呀，胡小姐？

胡：我沒有貸款，沒有貸款？我有貸款？

法官：法院的判決已經下來，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請經過法律程序解決。

員警：胡女士，不好意思，今天我們還是要進行查封的動作。

【三人進門，清點財物，貼上封條】

胡：你們在幹什麼，在幹什麼，這是我家，出去，出去，這是老錢留給我的東西，你們通通不許碰，走開，你們走呀.....

員警：胡女士，我們在執行公務，你有什麼委屈可以透過律師.....

胡：(痛哭) 你們知道什麼，我辛辛苦苦賺錢，買下這棟房子，把兒子拉拔長大，你們怎麼可以這樣，你們怎麼可以(哭倒在地)

梁太：胡小姐，冷靜下來，我們慢慢想辦法。

宇真：你們也看到她的情形了，難道沒有其他辦法嗎？

書記：胡女士的情形我們也很同情，只是，我們是在執行公務，有什麼問題也需要透過法律途徑解決。

【查封完成】

胡：(淒厲) 你們爲什麼要把我的房子貼成這樣，錢東回來要住哪裏？給我撕開，給我撕開。

【員警拉住胡小姐】

法官：房屋屬於法院查封標的物，任何人不可移動，如果在房屋未拍賣前侵入搬物，違反查封效力，拍賣後則違反刑法侵入民宅法條，屬加重竊盜。

梁太：什麼？這怎麼辦啊？

宇真：(壓低聲音) 胡小姐，你冷靜點，不要忘了你是九天仙女，這是玉皇大帝在考驗你。

胡：玉皇大帝？

宇真：(點點頭)

胡：(破涕爲笑) 哦.....我認識你們，(指法官) 你是托塔天王李靖對不對？(看著書記官) 你是何仙姑，嘖嘖，你怎麼變成這樣，我差點認不你來了。(轉向員警) 你是孫悟空吧，看看你臉上的毛，騙不了我的。

梁太：胡小姐，他們是.....

宇真：(向梁太使眼色)

法官：(與眾人面面相覷) 有什麼問題可以向銀行進行協商，或是委托律師。

【法官、書記、員警下場】

胡：(喃喃自語) 玉皇大帝在考驗我，我是九天仙女.....

梁太：唉！胡小姐，你清醒一下，你房子被查封了，妳以後要怎麼辦啊？你醒一醒呀！

宇真：梁媽媽，算了，你不覺得他這樣也好嗎？

梁太：嗯，好什麼？

宇真：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只要心裏相信自己是九天仙女，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梁太：怎麼會沒有事，就算她心裏相信自己是九天仙女，別人也不會相信呀，法院也不會把房子還給她。

宇真：房子的事我去律師事務所問問這種情形該怎麼辦吧。

梁太：宇真，你和以前不太一樣了....

宇真：哪裏不一樣？

梁太：好像開了竅了。

宇真：我是開了七竅了，知道的事情不會比你少，拍打贅肉是減不了重的，還不如少吃多做來得有用。

梁太：你怎麼知道我在減肥？

宇真：葉媽媽說的。（下場）

梁太：這葉太真是的，到處給我嚼舌根，咦，不對呀！我連葉太都沒有講呀？宇真，宇真，葉太是聽誰講的？（下場）

【燈暗】

~~~第七場 終~~~

## 第八場

場景：小公園

時間：假日白晝

【宇善日記投影於幕上：

7月14號

笑看世上的嗔、癡、愚、怨，那些和我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停留在自己的世界，即使每一個人都說那是個骯髒的世界，我也無所謂，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比什麼都晶瑩剔透。或許，當我不再去揣測別人的神色、不再反覆迂迴在事物的表象，不去聽各種評論與聲音，我才能真正看到屬於心的那塊領地，聽到我真實的聲音。】

【燈亮。秦父與宇真在小公園】

秦父：有什麼事不可以在家裏說，非要到公園不可。

宇真：家裏太多.....干擾了，還是到室外清靜一點。

秦父：哪裏有比家裏更清靜的，就你和我，講話多方便，到這地方人來人往的，干擾才多。

【秦父把情人椅上的舊報紙、垃圾往旁邊丟】

秦父：誰這麼缺德。好好家裏不待，非要出來不可！呸！

【秦父清空椅子後坐下】

宇真：爸，今天我好不容易鼓氣勇氣，找你談一談，你可不可以就聽我一回？

秦父：要是不想就不要，這麼勉強幹什麼。

宇真：我不想要有遺憾，我也有盡過力了。

秦父：你盡了什麼力了？我說的話妳沒一句聽進去的。

宇真：（氣結的）爸，每次我說什麼，你都要反對，今天，就今天，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唱反調了，好不好。

秦父：我有嗎？

宇真：你一直都這樣，你不知道嗎？

秦父：你哥也是這樣想的嗎？

宇真：哥.....我不知道，至少在我看來，你對他的事情沒有一樣是認同的。

秦父：你們從來沒告訴我，在你們眼裏我是這個樣子的。

宇真：跟你講有用嗎？討挨罵而已。

秦父：我是父親，有責任把孩子教好，你們要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罵也罵得，打也打得，就是不可以一直錯下去，不然，那就是我失責，知道嗎？

宇真：你講了幾十年了，我都會背了。

秦父：那妳還不了解？

宇真：可是你不能老是用你的標準，你也該站在我們的立場想想。

秦父：小孩子哪有什麼立場！

宇真：我和哥都已經長大了！爸，你以為你什麼都是對的嗎？我和哥在你眼裏沒有出息，你知不知道，在我眼裏你也是一個不及格的父親。

秦父：（強忍哽咽）今天妳就是想告訴我這個？

宇真：不是，我只是試著想面對你，可是一看到你.....

秦父：妳就這樣討厭我？

宇真：我沒有辦法不埋怨你，要不是你，媽不會走，哥不會選擇離開我們。

秦父：我這麼做都有我的理由，他們要是行得正做得端也不會走到今天這種地步。

宇真：你到現在還是覺得你是對的？

秦父：我有什麼錯？

宇真：你知不知道，哥有多在乎你！

秦父：哼！他要是在乎我他怎麼還去當.....（一時無語）

宇真：同性戀，是嗎？

秦父：哼！

宇真：你每次都這樣，除了生氣，其他的感覺都不會在兒女面前表現出來，你都不會因為哥的事情感到悲傷嗎？

秦父：悲不悲傷不是用哭的就可以解決的。

宇真：你是不是覺得我和哥絆住你一輩子，你才這麼討厭我們？

秦父：你們是我的孩子，我怎麼會討厭你們？

宇真：你的言行舉止是這麼告訴我們的。

秦父：原來，你們都一直這樣以為？

宇真：你除了教訓我們，從來不對我們說你在想些什麼。

秦父：真真，沒有人教我怎麼當爸爸，我只知道既然當了父親就是要負責任。

宇真：也沒有人教你怎麼當丈夫，是嗎？

秦父：你...講這個做什麼？

宇真：一直以來，我們做孩子的都不曉得要怎麼和你溝通。我呢，除了照著你的話去做，其他的根本不敢想，我想媽也一樣，如果我有這樣的丈夫，我可能也會離開他，但是哥不一樣，他常常告訴我：爸爸不是真的生氣，他只

是在擔心。他一直以來都站在你的角度爲你著想，怕你擔心煩惱，所以才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

秦父：妳媽的事妳不清楚，至於你哥，他要真的爲我著想，當初就該聽我的話。

宇真：你以爲全世界都該繞著你轉嗎？你知不知道，我們多希望你能了解我們的想法，尤其是哥，他一直耐心的和你溝通，想和你說他的想法，可是，你一句都聽不進去。

秦父：人說的話有一句可以信的嗎？看一個人，要看他做了什麼，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宇真：我以爲我可以像哥一樣，嘗試和你溝通，我真是錯了，怎麼會有這種錯覺。我只是覺得，爲了哥的離開，我們每個都元氣大傷了吧！與其互相傷害，還不如看看能不能彼此扶持，看來，很難。

秦父：（有些動容的）真真，爸爸也是人，不是鐵打的，我只是堅持我覺得對的事情，這樣，也會傷害到你們嗎？

宇真：我們也是在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情呀！

秦父：你覺得你哥.....對嗎？

宇真：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哥爲什麼會那樣，我只知道他絕對不會存心傷害我們。

秦父：你知道他傷我傷得多深嗎？從小，我就要他當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找一個女人結婚，然後傳宗接代，這才是男人該做的事，每天和男人不三不四的，像什麼樣子。

宇真：哥或許不是你理想中的兒子，可是，不管怎麼樣他還是你的兒子。

秦父：（憤怒）要當我秦克明的兒子，他就要拿出男子漢的樣子。

宇真：爸！哥都已經走了，你難道不覺得自己要爲他的自殺負起一部分的責任嗎？

【梁太提著湯鍋往公園走來】

秦父：（哽咽）我把兒子教成這樣，已經沒有臉到地下見列祖列宗了，我知道我很失敗，兒子離開我，女兒埋怨我，可是，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每天都在想，我到底做錯什麼？堅持把兒女教好，我錯了嗎？我想了一整晚，想到天亮，還是不知道，如果我不這樣做，我還可以怎麼做。

宇真：（動容的）爸，你沒有想過要接受哥嗎？

秦父：（眼帶淚光）晚了，真真，晚了。

梁太：我好像來得不是時候。

宇真：（沒好氣的）有什麼事嗎？

梁太：我是想老秦最近身體不太好，正好家裏炖了一鍋湯，想說拿一些給你們父女兩補補。

秦父：謝謝，湯先放著吧。

宇真：我們父女還有話要說，麻煩你離開可以嗎？

梁太：欸！

宇真：還有什麼事嗎？

梁太：沒有，哪有什麼事。

宇真：那留給我們一個說話的空間可以嗎？

梁太：喔，可以，可以，我走了啊。

宇真：嗯。

梁太：老秦，我走了喔。

秦父：謝謝你呀！

梁太：不客氣，不客氣，都老鄰居了。（轉身離開，又回過頭）宇真呀！

宇真：（白眼）

梁太：（擔心的）你爸身體不好，你不要太為難他，啊？

宇真：（生氣，卻不好對長輩發脾氣）謝謝你的關心。

【梁太一步一回頭、停停走走的回家】

秦父：真真，她人不壞，你不要這樣。

宇真：他那張嘴，不曉得揭人多少隱私，造多少口業。

秦父：她只太熱心了點。

宇真：哼！她這樣叫熱心，不就要頒好人好事獎給壹週刊和蘋果日報了。

秦父：我們這社區還真不能沒有她。

宇真：她最大的功能就是惟恐天下不亂。

秦父：當初，你媽媽要走的時候，她還去找過你媽媽，費盡唇舌勸他不要離開。

宇真：她管得也太寬了。

秦父：我這個人，就是嘴巴硬，我以為你媽只是鬧脾氣，沒想到.....。

宇真：沒想到什麼？

秦父：我一直以為我們只是普通的吵架，你媽又回娘家去了，你媽走了，我也很後悔，又怕自己脾氣太衝，怕自己去找她又把她氣走，是梁太熱心的幫我去勸他，說些好話。

宇真：找他去哪有成事的。

秦父：你不知道，你媽和梁太感情好，是姐妹淘，梁太向我打包票，一定把你媽勸回來。

宇真：結果呢？

秦父：你媽.....是不可能回來的。

宇真：我就說，讓他去只有壞事。

秦父：你媽有男人了。

宇真：什麼？

秦父：那時你媽和一個常來家裏的水電工在一起已經半年了。

宇真：不對，明明是你把媽趕出去的。

秦父：我承認，我脾氣壞，在軍隊裏三天兩頭不在家，你媽一個女人帶你們兩個孩子很辛苦，每次回家，她都怨我、氣我，吵得不可開交，是我對不起他，沒有給她過好日子，她才會.....我沒有怪她，我希望有一天她會爲了你們



可以回家來。

宇真：媽不肯回來？

秦父：她要我放過她，和那個水電工在一起，當人家的後母她也甘願。

宇真：你們就是這樣離婚的？

秦父：我惟一的條件就是希望她不要再來見你們，除非，她打算重新和我們一起生活。

宇真：她.....一直都沒有回來嗎？

秦父：有時候我也會想，她和那個水電工會有什麼好日子？我們住在這，從來沒搬過，連電話都不曾換過，她怎麼會都沒有消息。不過，妳梁媽媽倒是知道一些，妳媽和那個水電工結了婚，搬到南部去了。

宇真：這些事你爲什麼都不告訴我們？

秦父：妳知道這些做什麼，有這樣的媽媽妳會開心嗎？

宇真：這十幾年來我一直埋怨你把媽媽趕走，我也沒有開心過呀。

秦父：我所做所爲都是努力把妳和妳哥養育成一個有用的人，我問心無愧。

宇真：哥知道嗎？

秦父：他都知道。你哥哥那時懂事了，我什麼都沒有對他說，他也都看在眼裏、聽在耳裏，就什麼都懂了。

宇真：哥竟然什麼都沒告訴我。

秦父：真真，這世界每一天都發生上萬、上億的事情，不需要什麼都知道的。

宇真：那我對你十幾年的埋怨不全都是屁！

秦父：真真。

**【衣容污穢不整的胡小姐，精神不穩的上場，瞪著眼仔細瞧著宇真、秦父】**

宇真：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了，我看到的、聽到的都不是真的，真的事情我卻不一定看得到、聽得到，爸，我到底該怨你？還是恨你？該同情你？還是像你所希望的，什麼都不要問。

秦父：真真，人生這條路不是好走的，你到我這年紀你就會知道，妳的人生還很長，以後的路你可以選擇，千萬不要選坎坷的路上走。

**【胡小姐在情人椅旁磨磨蹭蹭，神情像六歲的孩子】**

宇真：現在我什麼都理不清楚了，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秦父：我是說，當人的後母不容易，不要像妳媽一樣。

宇真：爸，你不要胡說八道好不好。

秦父：你記得我的話就是。

宇真：你去聽人家瘋言瘋語幹什麼！我現在惟一想做的事就是搬出這裏，其他的我一概不想。

胡：（用手碰秦父）爺爺，你坐到我的床了。

秦父：妳幹什麼？

胡：（扯秦父衣角）你坐人家的床床。

秦父：（揮開胡的手）你幹什麼？

宇真：爸，你先回去，我來跟她講。

秦父：（喃喃自語）這是什麼世界，都反了，有房子不住，要睡公園，年紀半百了，裝成小女孩，反了，反了。（慢慢走回家）

胡：（對懷中的犬娃娃）金童，那個怪老頭走了，我們可以睡覺覺了。

宇真：胡小姐。

胡：（天真的）啊？你叫我呀？

宇真：對不起。

胡：啊？

宇真：我去律師事務所幫你問過，可是律師問了我很多你們的情況，我都不清楚，律師說還是要請當事人親自過去，他比較能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

**【胡小姐手指玩著狗娃娃的毛，一邊逗狗娃娃】**

宇真：胡小姐.....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幫你才好。

胡：（哭）老天爺，老天爺，你要幫我，你一定要幫我啊！

宇真：我幫你，我一定幫你，不然，我帶你去律師事務所.....

胡：（笑）你真的要幫我喔，金童不喜歡吃我買給他的狗食，你幫我給他挑一種，呵呵呵呵。

宇真：胡小姐.....

胡：金童，好好喔，有人要買狗食給你喲！好好吃，好好吃喲！

宇真：胡小姐，妳這樣也不是辦法，你還是跟我去一趟律師事務所吧！

**【胡撿地上的報紙小心鋪在情人椅上】**

胡：小乖乖，睡覺囉，我們睡覺覺囉。.....欸！你踩到我的被子了。

宇真：（一腳踏著一張報紙）對不起。

胡：（白了宇真一眼，拿起報紙又報以狗娃娃笑臉）睡覺覺囉！

宇真：胡小姐，你不能睡在這裏，這是公園。

胡：睡覺覺，睡覺覺囉！

宇真：（拉住）胡小姐。

胡：（恐懼的）妳幹什麼？妳拉我幹什麼？是你把小東東帶走了，妳這個壞女人，妳為什麼要把小東東帶走？我兒子很乖的，他很快就會回家的。

宇真：我是宇真，你是鄰居秦宇真。

胡：（恐懼的）這裏是我家，妳出去！出去！

宇真：胡小姐 ....

胡：（歇斯底里用手推宇真）你出去，出去，這裏是我家。

宇真：胡小姐.....

**【梁太衝出來】**

**【警察上場】**

梁太：（拉住胡小姐）胡小姐，你看清楚，她是宇真呀。

警察：就是這位嗎？

梁太：就是他，就是他。

警察：走，跟我到警局一趟。

宇真：幹什麼？她什麼都沒有做。

警察：小姐，你是她什麼人？

宇真：我是她鄰居。

警察：她的親人呢？

梁太：她有一個兒子，好幾年前就沒出現過，不知道去哪裏了。

胡：（似乎聽懂了）我兒子很乖的，他很快就會回來，我有金童，我還有金童。

警察：誰是金童？

梁太：那隻，她這裏（指腦袋）不太正常。

宇真：她犯了什麼罪嗎？爲什麼要帶她去警局。

警察：有人報警說公園有精神異常的女子遊盪，我過來察看。

梁太：就是呀！她每天在公園裏失心瘋的走來走出，小孩子都不敢來這公園走動了。

宇真：是你報的警？

梁太：我也是爲她好，她這樣也不是辦法。

宇真：那也不必叫警察來抓他呀！

警察：小姐，你不用擔心，我們只是要請她到警局做個紀錄而已。

胡：（崩潰）不要抓我，不要抓我，我是好人，我是好人。

警察：這位女士，我們只是去做個紀錄而已。

胡：（躲在梁太後面）妳救我，救救我，我不要，他要抓我。

梁太：（把胡推出來）警察大人是來幫你，不是來抓你的。

胡：（崩潰哭泣）誰來救救我？誰來救我？（抓著宇真肩膀）妳救我好不好？救救我好不好？有人要抓我了，有人要抓我了。

宇真：胡小姐，我.....

胡：是妳，我知道妳.....

警察：（拉開胡）先跟我去警局一趟，不要再騷擾民眾了。

胡：（臉始終不離開宇真）妳幫我跟祂說，叫祂和我說話，祂爲什麼都不來看我，爲什麼不來看我了。

梁太：誰呀？

胡：（被員警拉下場，淒厲喊著）我聽不到了，看不到了。我聽不到了呀！

**【警察、胡小姐下場】**

**【金童掉在半路上】**

宇真：妳爲什麼要報警？

梁太：我想幫她。

宇真：幫她有很多辦法，爲什麼非要送她去警局，她犯了什麼法？

梁太：我實在想不出辦法幫她。

宇真：你可以.....（語塞），把她抓到警察局，虧你想得出來！

**【耀民父子上場，上樓】**

梁太：警察大人什麼場面沒經歷過，什麼人沒見過，他們一定有辦法的。

宇真：真是受夠你了。

【樊妻拖著行李上場，拿著地址找路】

樊妻：請問，這裏是樂群3街嗎？

梁太：是呀！是呀！你是……

樊妻：我要找3號2樓。

【梁太、宇真狐疑打量樊妻】

梁太：這麼巧，3號2樓就在我樓上，現在已經租給一個樊先生了，呃，你找3號2樓有什麼事嗎？

樊妻：我是他的太太。

宇真：你就是樊太太？

梁太：（驚訝的）樊太太喔。（看宇真一眼）

宇真：（默不作聲）

梁太：正好，他們應該在家，你跟我來，跟我來。

【梁太領樊太太往公寓走去】

梁太：（喊）清仔，清仔，你媽來了，你媽回來了。

【耀民站在窗口，看見樊太太以及宇真】

【清仔奔下樓】

清仔：媽，媽，我就知道你會回來。（擁抱）

樊太：清仔，媽媽好想你。

清仔：我也好想你。

樊太：爸爸呢？

清仔：他在樓上，我帶你上去。

【清仔興奮拉著樊太太上樓，梁太看著他們的背影笑，轉身看見宇真便匆匆進門】

【耀民與宇真遙遙對望，宇真立刻調頭上樓】

【樊家三人在房間，耀民愣在窗邊，清仔在床上又叫又跳，與樊太又親又抱】

【宇真孤獨的走進臥房，看著隔壁歡樂的氣氛，不知不覺哭了起來】

宇真：我為什麼流眼淚，神經病，什麼事都沒有我哭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

【宇真看著隔壁的天倫之樂，停止哭泣，撥手機】

宇真：喂，董先生，我是秦宇真。你上次說屋主要多少才賣？好，明天十點約屋主出來談。（掛斷）

第八場 終

## 第九場

【宇善日記投影在幕上：

8月4號

是時候了，是時候給父親一個交待。

帶著勇氣，想讓他明白男人之間的愛情也是出於本能，出於真心。

雖然我有承擔災難的一切準備，可是，我卻高估了父親的堅強，沒有見他哭過，此刻他卻在屢屢痛罵不止的侮辱語言中拭淚，我知道，他傷我有多深就是他悲痛有多深，所以我直挺挺的站在那受他言語的砍殺，他在傷害我的同時，也重重的傷害著自己，我彷彿看到了他的傷口在化膿、在腐爛。】

【幕前。聚光。診間。】

【醫生與秦克明隔桌分坐兩邊】

醫生：（看著病歷）秦克明。喔....就是你。

秦父：醫生，我.....

醫生：你不是來看病，你是想問我一個問題的是嗎？

秦父：對，對。

醫生：一個對你個人非常動要的問題？

秦父：對，對。

醫生：關於同性戀的問題，對嗎？

秦父：對，醫生....

醫生：（饒有興味的）喲！你果然掛過很多科呀！我看看.....內科、外科、心智科、小兒科？

秦父：我是想，那個病會不會從小就已經開始了.....

醫生：噢....內分泌科、泌尿科呀？

秦父：也有可能是那裏（指生殖器）生病了，才會....才會...是不是？

醫生：（失笑）想太多囉！啊？你連婦產科也去？

秦父：有人說那個病出生以前就決定了，婦產科醫生應該很清楚吶！

醫生：果真名不虛傳吶，我們醫院除了眼科、牙科，所有門診你都去過了。

秦父：醫生，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有人會變成同性戀？

醫生：伯伯，我知道這個問題困擾你”很久”了，年紀都這麼大了，還會到處找原因，真的是不簡單，看得出來，你的心意很堅強，要是沒有一個滿意的答覆你是不會罷休的。

秦父：沒錯，我要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死也不會瞑目。

醫生：我就知道，你遲早會來我們神經內科的，我那些同事都”警告”....呃，”提醒”我好幾次，要”注意”老伯您的行踪，我等你好久了。

秦父：那....醫生，你可以告訴我了嗎？為什麼有人....會變成同性戀？

醫生：其實，這個社會已經逐漸認同同性戀這個現象了，首先，你要能勇敢面對”自己”，這樣你心裏才會好過些的。

秦父：你要我怎麼面對自己，我死後到了地下也沒有臉見列祖列宗啊！

醫生：你千萬不要這樣想，那不是你的錯啊！

秦父：我就是想知道是誰的錯！

醫生：只能說是老天爺開的玩笑吧，要不要當同性戀，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

秦父：什麼？

醫生：男人和女人的定義沒有你以為的那麼簡單，每一個男人都是從女性的胚胎轉變來的。帶有 XY 基因的胚胎，在懷孕第六週時需要大量男性荷爾蒙的分泌，如果分泌的量不足，那就會產生具有男性生理的特徵，而內心卻是女人的情形。

秦父：（震驚）懷孕第六週就決定了？

醫生：大體而言是這樣的。

秦父：這樣....就不能結婚生子嗎？

醫生：當然可以呀！同性戀的男女還是具有生殖能力，可是，要他們和異性做愛，就像要異性戀的女人和另一個女人做愛一樣，太殘忍了，你會願意忍受這種精神折磨嗎？

秦父：怎麼會是這樣？（顫抖）醫生，這種病有救嗎？

醫生：嚴格說來，不能說是病呀，也是人體機制自然生成的嘛！至於解決的方法，對性別的認同是很難改變了，相較起來，比較容易的方法就是透過變性手術，讓他們的內心和生理達到一致。

秦父：你是說惟一解決的辦法是變成女的？

醫生：你有打算要這麼做嗎？

秦父：太晚了。

醫生：是呀，年紀也不小了，變性也太勉強了。

秦父：（哽咽）真的就沒有其他辦法可想了嗎？

醫生：不然，就只好接受同性戀的事實囉！

秦父：（痛苦，低語）字善！字善！

醫生：老伯，我的解說你還滿意嗎？

秦父：（強忍淚水）謝謝。（佯儻離席）

醫生：老伯，你保重，沒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情。（輕扶秦父到門口）

秦父：我挺得住，沒事，沒事。

**【秦克明走出診間，痛苦萬狀】**

秦父：（崩潰，壓抑的痛哭）啊~~~啊~~~字善，我把命賠給你，我把命賠給你，你回來呀，你回來，是爸爸錯了，我一輩子沒跟誰認錯過，字善（跪下），爸爸跟你認錯，你回來呀，回來呀！

**【燈暗】**

**【燈亮。舊街公寓】**

**【A 先生纏著女友上場，下場】**

**【字真手中拿著本子站在路燈旁，等人狀】**

**【耀民在窗邊看見字真，帶著垃圾袋下樓】**

樊妻：（內喊）老公，你要去哪裏？馬上就要吃飯了。

耀民：我去丟垃圾。

【字真聞聲回頭望，兩人目光相對一陣尷尬，字真轉頭當作沒看見】

耀民：秦小姐。

字真：（假裝的）丟垃圾呀？

耀民：是呀。

字真：我們這裏的垃圾車一向四點鐘就會來，現在早就走了，你不知道嗎。（明知故問的）

耀民：（尷尬）對呀，真是，怎麼會忘記了。

字真：樊先生真是貴人多忘事。

耀民：其實，我沒有忘。

字真：（心裏一跳）

耀民：只是，時間不對了。

字真：你說什麼時間不對了。

耀民：如果我早一點，就不會錯過了。

字真：（故意聽不懂）那你下次早一點吧，別又等垃圾車都走了才出來倒垃圾，一個大男人帶著垃圾走來走去，很奇怪耶。

耀民：我也不知道她怎麼會突然回來。

字真：（默不作聲）

耀民：當初她想要有自己的空間、自己的發展，不顧我的反對要去大陸衝事業，爲了這件事，我們有過好多次衝突，她到大陸以後，忙應酬，忙工作，漸漸的電話少了，我甚至都懷疑她是不是有其他人了，但是我不敢想，也不敢追問，想一切都順其自然吧！

字真：被你等到了，她回來，是最好的結局吧。

耀民：人生哪裏是到這裏就結局的？未來的事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能活在當下，爲“目前”作最好的打算。

字真：（苦笑）你好像也別無選擇。

耀民：清仔很快樂。

字真：我知道，媽媽回來了，世界上沒有比這個更圓滿的事了。

耀民：你....最近好嗎？

字真：很好呀。

耀民：秦小姐人那麼好，將來一定也會很圓滿的。

字真：先謝謝你的金口囉，這垃圾我幫你丟吧！（伸手，腕上有手鍊）

耀民：（看著手鍊，再看看字真）

字真：喔，差點忘了，（拿下鍊子），我這氣質帶這種鍊子總覺得不相稱，你挑飾品的眼光還是比較適合你太太，怎麼看都覺得這是你太太的東西，你還是把這鍊子送給她吧。

耀民：我太太什麼鍊子都有，她不會看上這一條的。如果你覺得不合適，我就自己收藏吧。

字真：隨便你吧。

耀民：（把鍊子揣在口袋）

宇真：很高興這段時間和你....們作鄰居。

耀民：以後我們仍然會是好鄰居的。

宇真：不會了，我要搬家了。

耀民：搬家？

宇真：（強笑）我買了新房子了，昨天簽的約，很快就會搬過去了。

耀民：（悵惘的）恭喜你。

宇真：恭喜我們，各自有了新的開始。

耀民：其實我.....

**【清秀男子上場】**

宇真：不好意思，現在不方便再聊了，我等的人來了。

耀民：下回見。

宇真：再見。

**【耀民依依不捨的上樓】**

宇真：你來了。

男子：你怎麼會找我。

宇真：我一直在想你上次說的那些話。

男子：想通了嗎？

宇真：總覺得好像了解了什麼，又還是很模糊。

男子：慢慢來吧。

宇真：惟一點，我可以很清晰的感覺到，就是你和我哥哥之間的感情，不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骯髒。

男子：這就是宇善生前一直極力要表達的。

宇真：甚至，比什麼都還純淨，你們知道自己要什麼，爲什麼而愛。

男子：很高興妳能這樣想。

宇真：我爲我這段時間來對你的敵意道歉。

男子：我從來沒有怪過你們。

宇真：我相信痛苦很快就會過去的了，我想在你去美國之前把這個應該屬於你的東西交給你。（遞出日記）

男子：這是....宇善的日記。

宇真：日記裏都是關於你的事情，我想，宇善走了，這日記應該是屬於你的。

男子：（接過日記）其實，在我心裏，宇善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宇真：有一件事情我還是不懂？

男子：什麼事？

宇真：爲什麼哥哥非死不可？有好多方法可以解決的不是嗎？

男子：我想，他以爲所有的問題繫在他一個人身上，以爲問題的根源消失了，所有的衝突就會消失了。

宇真：你對於哥的一切都這麼肯定嗎？我和哥相處了幾十年，翻遍了他的日記，



還是想不透的問題，你就這樣清楚？

男子：除此之外，我所了解的宇善，應該不會爲了其他原因了。

宇真：你也覺得他的選擇是對的？

男子：他錯了，問題的根源並不在他的身上。

宇真：問題到底在哪裏呢？每個人都錯了，每個人又都沒有錯，到底要怎麼做才不會有悲劇發生？

男子：你不是應該知道的嗎？

宇真：我什麼都不知道。

男子：爲什麼不問問你的心呢？爲什麼都得在日記裏找答案，在別人的口中尋找答案，爲什麼不相信自己的心？

宇真：心？奇怪，聽起來好像很簡單，可是很難唸。

男子：沒有你想像中的難，去試就會變得很容易。

宇真：祝你明天到美國旅途順利。

男子：也祝福你。

宇真：再見。

**【宇真上樓。男子撫摸著日記出神，轉身遇見秦父，想從另一邊離開】**

秦父：你....等一下。

男子：(遲疑的)

秦父：我不會再打你，你過來。

男子：伯父，有事嗎？

秦父：我和你沒有什麼話可說，你....只要回答我一個問題就好。

男子：是。

秦父：你愛宇善嗎？

男子：我愛他。

秦父：好，很好，至少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人是真正愛他的。(哭)

男子：伯父！

秦父：我錯了！是我的錯！（跪倒在地痛哭）

男子：伯父，你不要這樣，宇善知道你愛他。

秦父：你懂什麼！你懂什麼！他是我兒子！

男子：我想，這個（遞出日記）應該要交給你。

秦父：這....

男子：這是宇善的日記，你會知道宇善多在意你。

秦父：(接過日記發怔)宇善，我的宇善(啜泣)

**【男子下場】**

宇善：(幕內)9月29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切都準備好了，在這畫下句點再適合不過了，在開始之初都結束，那麼，一切就像沒有發生過了。如果沒有我，所有的矛盾都將消失，雖然，將要用悲傷換取衝突的弭平，這一切仍是值得的。悲傷，

可以靠時間沖淡，那時候，笑容將會回春；可是矛盾與衝突只會因時間更深陷旋渦。向這世間各種幸與不幸道別，這是我惟一能作的選擇。

秦父：宇善，你回來，你回來！

**【宇真奔至小公園】**

宇真：爸，你怎麼了？你怎麼了？爸，（看到日記）這是.....

秦父：是我錯了，是我錯了，我把宇善逼死的，他可以不用死的。（嚎啕大哭）

宇真：（抱住父親）爸，不要哭，不要哭，我帶你離開這裏，我們離開這裏，一切重新開始，爸，重新開始，好不好？

~~~第九場 終~~~

第十場

【樊太太在房間折衣服】

【宇真領著兩個搬家工人上場】

宇真：就是這裏。

工人1：喔，這裏喔，前不久才來過。

工人2：對對對，上次是哪一間吶，這裏每一間都長那麼像。

宇真：在那，5號2樓。

工人1：你這裏車子進不來，又沒有電梯，比較貴啲。

宇真：我知道。

工人2：你上去看一下有些什麼東西，我去車上拿推車過來。

工人1：OK！

【工人1上樓，工人2下場】

【梁太與社工從胡小姐家出來】

梁太：宇真，搬家啦？

宇真：嗯，她是？

梁太：她是社工啦，上次那個警察呀，幫胡小姐找到安置的地方啦。

社工：是呀，胡小姐在我們中心過得很不錯喔。

宇真：是嗎？

社工：是呀，她有個綽號叫九天仙女呢！

【工人開始回來搬箱】

【樊太太折好衣服走出房間】

【耀民進房間，從窗戶看見宇真】

宇真：那就好。

梁太：她來帶胡小姐一些生活用品、換洗衣物，再過一陣子這房子就要法拍了。

社工：梁太太，很謝謝你，我先回去了。

梁太：好好好，慢走，慢走。

宇真：胡小姐就麻煩你們了。

社工：你放心，那是我們的職責。梁太太，下次可能還會有麻煩你的地方。

梁太：什麼麻煩，我和胡小姐幾十年的鄰居，都像一家人一樣，儘管找我，沒問題的。

社工：那我走了，再見。

梁太：好走，好走。

【社工下場】

梁太：哎！胡小姐實在可憐，老公死了，兒子不孝，弄得自己也瘋瘋顛顛的。

宇真：梁媽媽，謝謝你。

梁太：哎喲！三八，連你也謝我。啊！我怎麼把金童給忘了。

宇真：金童？

梁太：就是胡小姐那隻狗呀，上次掉在路上胡小姐沒有帶走，那隻狗對她很重要吶，我把它撿起來，洗乾淨，每天讓太陽晒，就怕有一天胡小姐會回來找它，剛才竟然忘記讓社工小姐帶走，真是，老了老了。

宇真：梁媽媽，你真的很熱心。

梁太：我就是太過熱心了，我家那老頭常常都說壹週刊和蘋果日報應該讓我當駐點記者，真是！

【耀民下樓】

宇真：梁伯伯真是太低估你了。

梁太：你也開我玩笑喔！宇真吶，你們要搬走了，我還真有點捨不得。

宇真：謝謝你，那時候爲了我媽的事奔波。

梁太：妳都知道了？

宇真：這件事情，怎麼沒聽妳說過。

梁太：妳媽和那個水電工的事，這社區什麼人不知道？就是沒人敢在你們面前講。

宇真：可能是我對太多人和事都漠不關心，才會被矇蔽了十幾年。

梁太：（看見耀民）哎呀，我廚房在熬湯，我回去了。（站立門前）宇真，要時常回來看看我們喲！

宇真：我會的。

【梁媽媽進門，下場】

宇真：（見到耀民，想上樓）

耀民：搬家啦？

宇真：嗯。

耀民：好快呀。

宇真：是啊，手續都很順利。

耀民：以後要見面好像不太容易了。

宇真：是呀！

耀民：有件事我想讓你知道。

宇真：什麼事？

耀民：（真心的）我很高興能夠認識你。

宇真：（客套的）我也很高興能夠認識你。

耀民：其實，愛和幸福不一定站在同一邊的。

宇真：（疑惑的）

【女朋友與 A 先生上場，上樓】

耀民：有一種人，只能在兩者之間選邊站，可是，我希望你能夠同時擁有愛和幸福。

A：你那個男朋友呢？

女友：早就分手幾百年了，現在，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宇真：你把愛說得太簡單了，難道可以說愛就愛，說不愛就不愛的嗎？

耀民：或許沒有你想像中的困難，你應該多嘗試。

宇真：這就是你的心態嗎？

耀民：這不是我的心態，我說過了，我只能選擇幸福。

宇真：沒有愛還可以叫作幸福嗎？

耀民：幸福是一種親情、安全感、互相所屬的感覺，不是愛。

宇真：這麼說來，在你的世界裏愛和幸福果然不能同時擁有了。

耀民：我很高興，我還有過愛。

宇真：就到這裏了吧，我想該說的你都說了，一些不該說的你也說了，我們就正式的互相道別好嗎？

耀民：（握手）你要幸福，好好去愛。

宇真：我會的。

【兩個人默默無言的各自上樓】

工人：（叫住宇真）秦小姐，東西都上車了，我們先過去了。

宇真：好的，我一回兒就到。

【秦宇真走進臥房，看看空曠的四周】

【女友與 A 先生在調情】

【清仔坐在床上看書，樊太太在一旁縫衣服，樊先生進房看清仔功課】

宇真：（看著四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宇真在空氣中撫摸出書桌的形狀，作出打開抽屜、撫摸抽屜的姿態】

宇真：哥，你還在嗎？

宇真：只要閉上眼睛，我自己的心換成宇善的心，就能聽到他的聲音。（閉上眼睛）哥，我們搬家，好嗎？（冥想）

宇真、幕內宇善：我知道妳做得到。

宇真：你過得好嗎？

宇真、幕內宇善：我在哪裏都可以過得很好。

宇真：你.....恨我們嗎？

宇真、幕內宇善：已經沒有恨，也沒有不恨了，其實，本來就沒有恨，沒有不恨，

這些都是人自己畫出來的框框。

宇真：是這些框框讓你選擇離開我們的嗎？

宇真、幕內字善：那些框框一樣可以讓我留在你們的身邊，任何結果決定的都在人，其他，不過都是表象。

宇真：我好亂，耳朵裏充斥著我不想聽的，眼裏看到的都是我不想看的，我快要找不到自己了。

宇真、幕內字善：相信你的直覺，你永遠都知道該怎麼做的。

宇真：(睜開眼)哥？哥真的在我身邊。(超然夢覺的)就像真的一樣。(看四週，驚)不見了？看不見了。

【宇真撫摸牆壁】

宇真：爲什麼再也看不到、聽不見了？超能力消失了？(深深嘆一口氣)是結束的時候了嗎？

宇真：好，哥，我就相信自己吧。(拿出手機，撥號)

宇真：喂！

電話：喂，又是你，我不是秦宇善。

宇真：我知道，對不起。

電話：什麼？

宇真：這是我最後一次打這支電話了，謝謝你。

電話：什麼？神經病！(掛斷)

【宇善看著電話發怔良久】

~~~第十場 終~~~

## 尾聲

場景：小公園

時間：晚上

### 【遠方公寓燈火紛雜

5號2樓窗口放著大大的”售”字

梁太太在客廳做地板運動

A先生與女友在7號2樓靠窗看月亮

胡小姐家已換成另一戶人家居住

樊太太為清仔講晚安故事

### 宇真與秦父在小公園望向舊街公寓】

秦父：當初不是急著想搬離這裏，怎麼又回來了？

宇真：在這裏散了幾十年的步，習慣了。

秦父：都來了，不去看看”他”嗎？

宇真：算了，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生活。看清自己，沒有什麼過不去的。

秦父：我女兒不一樣囉！

宇真：你也是呀，也要把自己的日子過得開心一點。

秦父：開心什麼呀，老囉，看什麼都看不清楚嘍！

宇真：看不清楚煩惱才少呀。

秦父：耳朵也快聽不到了。

宇真：聽不到才能清心嘛！

秦父：身體都快壞光了。

宇真：只要心裏快樂，這些都沒什麼好擔心的。

秦父：怎麼快樂啲，我惟一的煩惱就是妳了，不好好找個工作，也要找個對象結婚，生子.....

宇真：好好，好了，都聽了好幾年了，耳朵都要生繭了。你就會講我，上次要你去泌尿科，你去看了沒有？

秦父：哎！會去，會去。

宇真：每次都推托，明天我帶你去。

秦父：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討厭上醫院了。

宇真：你前陣子不是常跑醫院，除了眼科、牙科，其他門診你都看過了吧！

秦父：妳怎麼知道？

宇真：有梁媽媽在哪有什麼不知道的。

秦父：（掩飾的）就無聊，隨便走走嘛。

宇真：那明天就去一趟泌尿科嘛，你又不是沒去過。

秦父：你不知道，那個泌尿科的醫生太差勁了，隨便問一個問題他都答不出來，一點專業知識都沒有，我才不要再去。

宇真：那我們就換一家，（用手勢阻止秦父說話）這次你得聽我的。

秦父：好好好，聽妳的。

宇真：還有，你的計步器呢？醫生說你膝關節退化了，每天不要走動太多。

秦父：帶了，帶了，就在口袋裏不是？

宇真：在口袋怎麼會有用？要拿出來掛著嘛。（掏秦父外套口袋）這是什麼？（拿出一包糖）你怎麼會有這個？

秦父：（掩飾的）喔~~~~上次遇到3號2樓的王伯伯，他們不是搬到郵局旁邊了嗎？他孫女拿給我的。

宇真：他孫女請你吃糖？

秦父：是呀。

宇真：王伯伯不是年初才抱孫嗎？現在就會吃糖啦？

秦父：（藉口）妳不知道，現在小孩子長得真快。

宇真：他連發票都給你啦？（揚揚發票）

秦父：（假裝）哎啲！真是，怎麼連發票都帶來了。

宇真：你牙齒不好，不要吃糖了。

秦父：是呀！我也是這樣想，不然，妳就拿去吃好了，丟掉可惜。

宇真：你覺得....丟掉可惜？

秦父：人家的心意嘛！

宇真：（會意的）好，我吃。

**【宇真五味雜陳的撥開糖果紙，小心翼翼的吃下糖】**

秦父：（充滿期待的）好吃嗎？

宇真：（感動的）好甜。

**【父女會心一笑】**

秦父：哎，妳王伯伯都有孫女囉，這世界上每個人的命都不同，他真是有福份吶....

宇真：你又來了。

秦父：好好好，不說不說。

宇真：不要每次光會說，你不是說張媽媽有照片嗎？

秦父：有哇，我每天帶在身上吶！（急匆匆的到處掏口袋）

宇真：先說好，我不要太白的喔。

秦父：不白，不白，黑的，我看過的.....（掏出一張照片）

宇真：（看照片）這不是上次相過親的那個嗎？我嫌他太白的那個呀！

秦父：哎呀，怎麼帶錯了，我再找找，再找找....（繼續翻口袋）

宇真：真是的，這麼糊塗，還好我是在家裏做網拍工作，我要出去工作了誰照顧你呀.....

秦父：我就說我帶著嘛，在這裏不是。

**【父女邊聊邊下場，聲漸小，燈漸暗】**

**全劇終**